

點圈

百子全書

掃葉山房發行

...

...

...

...

...

...

...

...

...

...

...

...

...

...

...

...

...

...

...

抱朴子內篇卷之三

晉 葛洪稚川撰

辯問卷第十二十三

守五

或問曰。若僊必可得。聖人已修之矣。而周孔不為之者。是無此道可知也。抱朴子答曰。夫聖人不必僊。僊人不必聖。聖人受命。不值長生之道。但自欲除殘去賊。夷險平暴。制禮作樂。著法垂教。移不正之風。易流隨之俗。匡將危之主。扶亡微之國。刊詩書。撰河洛。著經誥。和雅頌。訓童蒙。應聘諸國。突無凝烟。席不暇暖。其事則鞅掌罔極。窮年無已。亦焉能閉聰掩明。內視反聽。呼吸導引。長齋久潔。入水淘金。登山採藥。數息思神。斷穀清腸哉。至於僊者。唯須篤志至信。勤而不怠。恬能靜。便可得之。不待多才也。有人俗之高真。乃為道者之重累也。得合一大藥。知守一養神之要。則長生久視。豈若聖人所修為者云云之無限乎。且夫俗所謂聖人者。皆治世之聖人。非得道之聖人。得道之聖人。則黃老是也。治世之聖人。則周孔是也。黃帝先治世而後登僊。此是偶有能兼之才者也。古之帝王。刻於泰山。可省讀書者七十二家。其餘磨滅者。不可勝數。而獨記黃帝僊者。其審然可知也。世人以人所尤長。眾所不及者。便謂之聖。故善圍棋之無比者。則謂之碁聖。故嚴子卿馬綏明。于今有棋聖之名焉。善史書之絕時者。則謂之書聖。故衛協張墨。于今有書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則謂之木聖。故張衛馬忠。于今有木聖之名焉。故孟子謂伯夷。清之聖者也。柳下惠。和之聖者也。伊尹。任之聖者也。吾試推演而論之。則聖非一

事。夫班狄機械之聖也。跗扁和緩治疾之聖也。子韋甘均占候之聖也。史蘇辛廖十筮之聖也。夏育杜回筋力之聖也。荆軻聶政勇敢之聖也。飛廉夸父輕速之聖也。子野延州知音之聖也。孫吳韓白用兵之聖也。聖者人事之樞號也。不獨於文學而已矣。莊周云盜有聖人之道五焉。妄意而知人之藏者明也。先入而不疑者勇也。後出而不懼者義也。知可否之宜者知也。分財均同者仁也。不得此道而成天下大盜者未之有也。或曰聖人之道不得枝分葉散必總而兼之。然後為聖。余答之曰孔子門徒達者七十二而各得聖人之一體是聖事有剖判也。又云顏淵具體而微是聖事有厚薄也。又易曰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則聖道可分之明證也。何為善於道德以致神僊者獨不可謂之為得道之聖乎。苟不有得道之聖則周孔不得謂為治世之聖乎。聖既非一矣何以當青使相兼乎。按僊經以為諸得仙者皆其受命偶值神僊之氣自然所稟故胞胎之中已含信道之性及其有識則心好其事必遭明師而得其法不然則不信不求亦不得也。玉鈴云主命原由人之吉凶修短於結胎受氣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聖宿則聖值賢宿則賢值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值貴宿則貴值富宿則富值賤宿則賤值貧宿則貧值壽宿則壽值僊宿則仙又有神僊聖人之宿有治世聖人之宿有兼二聖之宿有貴而不富之宿有富而不貴之宿有兼富貴之宿有先富後貧之宿有先貴後賤之宿有兼貧賤之宿有富貴不終之宿有忠孝之宿有兇惡之宿如此不可具載其較略如此為人生本有定命張車子之說是也。苟不受神

僂之命。則必無好僂之心。未有心不好之而求其事者也。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自古至今。而高才明達。而不信有僂。有平平許人。學而得僂者。甲雖多所鑒識。而或蔽於僂。乙則多所不通。而偏達其理。此其非天命之所使然乎。夫道家寶祕僂術。弟子之中。尤尚簡擇。至精彌久。然後告之以要訣。況於世人。幸自不信。不求。何為當強以語之邪。既不能化。令信之。又將招嗤速諉。故得道之士。所以與世人異路而行。異處而止。言不欲與之交。身不欲與之雜。隔千里。猶恐不足以遠頰舌之攻。絕軌迹。猶恐不足以免毀辱之醜。貴不足以誘之。富不足以移之。何肯常自銜於俗士。言我有僂法乎。此蓋周孔所以無緣而知僂道也。且夫周孔。蓋是高才大學之深達者耳。小小之伎。猶多不閑。使之跳丸弄劍。踰鋒投鋏。履絙登幢。摘盤緣案。跟挂萬仞之峻峭。游泳呂梁之不測。手扛千鈞。足躡驚鷗。暴虎檻豹。攬飛捷矢。凡人為之。而周孔不能。況過於此者乎。他人之所念慮。蚤蝨之所背向。隔牆之朱紫。林下之草芥。匣匱之書籍。地中之寶藏。豐林邃藪之鳥獸。重淵洪潭之魚鼈。令周孔委曲其采色。分別其物名。經列其多少。審實其有無。未必能盡知。况遠於此者乎。聖人不食則飢。不飲則渴。灼之則熱。冰之則寒。撻之則痛。刀之則傷。歲久則老矣。損傷則病矣。氣絕則死矣。此是其所與凡人無異者甚多。而其所以不同者至少矣。所以過絕人者。唯在於才長思遠。口給筆高。德全行潔。強訓博聞之事耳。亦安能無事不兼。邪既已著作典謨。安上治民。復欲使之兼知僂道。長生不死。以此責聖人。何其多乎。吾聞至言逆俗耳。真語必違眾。儒士卒覽吾此書者。必謂吾非毀乎聖人。吾豈然哉。但窮盡物理耳。理盡事

窮則似於謗訕周孔矣。世人謂聖人從天而墜，神靈之物，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甚乎服畏其名，不敢復料之以事。謂為聖人所不能，則人無復能之者也。聖人所不知，則人無復知之者也不可笑哉。今具以迹事校之，想可以悟也。完山之鳥，賣生送死之聲，孔子不知之，便可復謂顏回只可偏解之乎。聞泰山婦人之哭，問之乃知虎食其家三人，又不知此婦人何以不徙去之意，須答乃悟。見羅雀者，純得黃口，不辯其意，問之乃覺。及欲葬母，不知父墓所在，須人語之，既定墓崩，又不知之。弟子語之，乃泣然流涕，又疑顏淵之盜食，乃假言欲祭先人，卜投塵之虛偽，既焚，又不知傷人馬否。顏淵後便謂之已死，又周流七十餘國，而不能逆知人之必不用之也，而恹恹遑遑，席不暇溫，又不知匡人當圍之，而由其道，問老子以古禮，禮有所不解也。問郊子以鳥官，官有所不識也。行不知津，而使人問之，又不知所問之人必譏之，而不告其路。若爾可知不問也。下車逐歌鳳者，而不知彼之不住也。見南子而不知其無益也。諸若此類，不可具舉。但不知僊法，何足怪哉。又俗儒云：聖人所不能，則餘人皆不能，則宕人水居，梁母火化，子伯耐至熱，仲都堪酷寒，左慈兵解而不死，甘始休糧以經歲，范軼見斫而不入，斃令流尸而更生，少千執百鬼，長房縮地脈，仲甫假形於晨鳧，張楷吹噓起雲霧。未聞周孔能為斯事也。俗人或曰：周孔皆能為此，但不為耳。吾答之曰：必不求之於明文，而指空以浮言者。吾便可謂周孔能振翻翻飛，翺翔八極，興雲致雨，移山投井，但不為耳。一不以記籍見事為據者，復何限哉。必若所云者，吾亦可以言周孔皆以昇僊，但以此法不可以訓世，恐人皆知不死之可得，皆必悉委供養。

廢進官而登危浮深以修斯道是為家無復子孫國無復臣吏忠孝並喪大倫必亂故周孔密自為之而祕不告人外託終亡之形內有上僊之術如此則子亦將何以難吾乎亦又未必不然也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秩凡三篇皆僊術也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問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將僊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以此論之是夏禹不死也而仲尼又知之安知仲尼不皆密修其道乎正復使聖人不為此事未可謂無其效也人所好惡各不同喻之以面豈不信哉誠合其意雖小必為也不合其神雖大不學也好苦憎甘既皆有矣嗜利棄義亦無數焉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聚人曰財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而昔已有禪之以帝王之位而不用委之以四海之富而不願葢三九之官背玉帛之聘遂山林之高潔甘魚釣之陋業者蓋不可勝數耳又曰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是以好色不可諫甘旨可忘憂而昔有絕穀棄美不畜妻妾超然獨往悟言得意顧影含歡漱流忘味者又難勝記也人情莫不愛紅顏艷姿輕體柔身而黃帝悅篤醜之嫫母陳侯伶可憎之敦洽人鼻無不樂香故流黃鬱金蘭麝蘇合玄膽素膠江離揭車春蕙秋蘭價同瓊瑤而海上之女逐酷臭之夫隨之不止人口無不悅甘而周文嗜不美之菹不以易大牢之滋味人耳無不喜樂而魏明好椎鑿之聲不以易絲竹之和音人各有意安可求此以同彼乎周孔自偶不信僊道日月有

所不照。聖人有所不知。其可以聖人所不為。使云天下無僂。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

極言卷第十三

或問曰。古之僂人者。皆由學以得之。將特稟異氣邪。抱朴子答曰。是何言歟。彼莫不負笈隨師。積其功勤。蒙霜冒險。櫛風沐雨。而躬親灑掃。契聞勞藝。始見之以信行。終被試以危困。性篤行真。心無怨貳。乃得升堂。以入於室。或有怠厭而中止。或有怨恚而造退。或有誘於榮利。而還修流俗之事。或有敗於邪說。而失其淡泊之志。或朝為而夕欲其成。或坐修而立望其效。若夫觀財色而心不戰。聞俗言而志不沮者。萬夫之中。有一人為多矣。故為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也。夫穀弓弩者。効力於發箭。涉大川者。保全於既濟。井不達泉。則猶不掘也。一步未至。則猶不往也。修塗之累。非移晷所臻。凌霄之高。非一筭之積。然升峻者。患於垂上而力不足。為道者。病於方成而志不遂。千倉萬箱。非一耕所得。千尺之木。非旬日而長。不測之淵。起於汀滢。陶朱之資。必積百千。若乃人退己進。陰子所以窮至道也。敬卒若始。羨門所以致雲龍也。我志誠堅。彼何人哉。抱朴子曰。俗民既不能生生。而務所以煞生。夫有盡之物。不能給無已之耗。江河之流。不能盈無底之器也。凡人利入少而費用多者。猶不供也。况無錙銖之來。而有千百之往乎。人無少長。莫不有疾。但輕重言之耳。而受氣各有多少。多者其盡遲。少者其竭速。其知道者。補而救之。必先復故。然後方求量表之益。若令服食旬日。則肉飛骨騰。導引改朔。則羽翮參差。則世間無不。信道之民也。患乎升勺之利未堅。而鍾石之費相尋。根莖之據未極。而冰霜之毒交攻。不

知過之在己。而反云道之無益。故捐丸散而罷吐納矣。故曰非長生難也。聞道難也。非聞道難也。行之難也。非行之難也。終之難也。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也。明師能授人方書。不能使人必為也。夫修之猶如播穀也。成之猶收穀也。厥田雖沃。水澤雖美。而為之失天時。耕鋤又不至。登稼被龍。不穫不刈。頃畝雖多。猶無獲也。凡夫不徒不知益之為益也。又不知損之為損也。夫損易知而速焉。益難知而遲焉。人尚不悟其易。安能識其難哉。夫損之者。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之者。如苗木之下缺。

上缺時年七八百餘。非為死也。黃石山一作公記云彭祖去

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之西見之。非死明矣。又彭祖之弟子。青衣烏公。黑穴公。秀眉公。白兔公子。離婁公。太足君。高丘子。不肯來七八人。皆歷數百歲。在殷而各僊去。况彭祖何肯死哉。又劉向所記列僊傳。亦言彭祖是僊人也。又安期先生者。賣藥於海邊。琅玕人傳世見之。計已千年。秦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其言高。其旨遠。博而有證。始皇異之。乃賜之金璧。可值數千萬。安期受而置之於阜鄉亭。以赤玉舄一量為報。留書曰。復數千載。求我於蓬萊山。如此。是為見始皇時已千歲矣。非為死也。又始皇剛暴而驚狠。量是天下之不應信神僊者。又不中以不然之

言答對之者也。至於問安期以長生之事。安期答之允當。始皇惺悟。信世間之必有僊道。既厚惠遠。又甘心欲學不死之事。但自無明師也。而為盧敖徐福輩所欺弄。故不能得耳。向使安期生所言無據。三日三夜之中。足以窮屈。則始皇必將烹煮屠戮。不免鼎俎之禍。其厚惠安可得乎。或問曰。世有服食藥物。行氣導引。不免死者。何也。抱朴子答曰。不得金丹。但服草木之藥。及修小術者。可以延年。遲死耳。不得僊也。或但知服草藥。而不知還年。一作房中之要術。則終無久生之理也。或不曉帶神符。行禁戒。思身神。守真一。則止可內令疾不起。風溼不犯。早若卒有惡鬼強邪。山精水毒害之。則便死也。或不得入山之法。令山神為之作禍。則妖鬼試之。猛獸傷之。溪毒螫之。蛇蝮螫之。致多死事。非一條也。或修道晚暮。而先自損傷已深。難可補復。補復之益。未得根據。而疾隨復作。所以剋伐之事。亦何緣得長生哉。或年老為道。而得僊者。或年少為道。而不成者。何哉。彼雖年老。而受氣本多。受氣本多。則傷淺。傷淺。則易救。故得成僊也。此雖年少。而受氣本少。受氣本少。則傷深。傷深。則難救。難救。故不成僊也。夫木槿楊柳。斷殖之更生。倒之亦生。橫之亦生。生之易者。莫過斯木也。然埋之既淺。又未得久。乍刻乍剝。或搖或拔。雖壅以膏壤。浸以春澤。猶不免於枯瘁者。以其根莖不固。不暇吐其萌芽。津液不得。遂結其生氣也。人生之為體。易傷難養。方之二木。不及遠矣。而所以攻毀之者。過於刻剝。劇乎搖拔也。培之者鮮。壞之者眾。死其宜也。夫吐故納新者。因氣以長氣。而氣大衰者。則難長也。服食藥物者。因血以益血。而血垂竭者。則難益也。夫奔馳而喘。逆或欬。或憊。用方役體。汲汲短乏者。氣損之候。

也。面無光色。皮膚枯腊。唇焦脈白。腠理萎痺者。血滅之證也。一證既衰於外。則靈根亦彫於中矣。如此則不得上藥。不能救也。凡為道而不成。營生而得死者。其人非不有氣血也。然身中之所以為氣為血者。根源已喪。但餘其枝流也。譬猶入水之燼。火滅而烟不即息。既斷之木。柯葉猶生。二者非不有烟。非不有葉。而其所以為烟為葉者。已先亡矣。世人以覺病之日。始為已病。以絕氣之日。為身喪之候也。唯怨風冷與暑溼。不知風冷暑溼不能侵壯實之人也。但患體虛氣少者。不能堪之。故為所中耳。何以較之。設有數人。年紀老壯既同。服食厚薄又等。俱造沙漠之地。並冒嚴寒之夜。素雪墮於上。玄水結於下。寒風摧降而宵駭。欬唾凝珠於唇。吻則其中將有獨中冷者。而不必盡病也。非冷氣之有偏。人體有不耐者耳。故俱食一物。或獨以結病者。非此物之有偏毒也。鈞器齊飲。而或醒或醉者。非酒勢之有彼此也。同冒交暑。而或獨以暈死者。非天熱之有公私也。齊服一藥。而或獨昏暝煩悶者。非毒烈之有愛憎也。是以衝風赴林。而枯柯先摧。洪濤凌崖。而抱隙者頽。烈火燎原。而燥卉前焚。龍椀墜地。而脆者獨破。由茲以觀。則人之無道。體已素病。因風寒暑溼者。以發之耳。苟能令正氣不衰。形神相衛。莫能傷也。凡為道者。常患於晚。不患於早也。恃年紀之少壯。體力之方剛者。自役過差。百病兼結。命垂朝露。不得大藥。但服草木。可以差於常人。不能延其大限也。故僊經曰。養生以不傷為本。此要言也。神農曰。百病不愈。安得長生。信哉斯言也。或問曰。所謂傷之者。其非淫慾之問乎。抱朴子曰。亦何獨斯哉。然長生之要。在乎還年之道。上士知之。可以延年除病。其次不以自伐者也。若年尚少壯。而

知還年。服陰丹以補腦。采玉液於長谷者。不服藥物。亦不失三百歲也。但不得僂耳。而不得其術者。古人方之於水盃之盛湯。羽苞之蓄火也。且又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久談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挽弓引弩傷也。沈醉嘔吐傷也。飽食即卧傷也。跳走喘乏傷也。歡呼哭泣傷也。陰陽不交傷也。積傷至盡則早亡。早亡非道也。是以養生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久視。坐不至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飢而食。食不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過多。凡食過則結積。聚飲過則成痰癰。不欲甚勞。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目遠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廣志遠願。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寒。夏不欲窮涼。不露卧星下。不眠中見肩。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辣多傷肝。鹹多則傷心。甘多則傷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也。謂久則壽損耳。是以善攝生者。卧起有四時之早晚。興居有至和之常制。調利筋骨。有偃仰之方。杜疾閑邪。有吞吐之術。流行榮衛。有補瀉之法。節宣勞逸。有與奪之要。忍怒以全陰氣。抑喜以養陽氣。然後先將服草木以救虧缺。後服金丹以定無窮。長生之理。盡於此矣。若有欲決意任懷。自謂達識知命。不泥異端。極情肆力。不營久生者。聞此言也。雖風之過耳。電之經目。不足喻也。雖身枯於流連之中。氣絕於統綺之間。而甘心焉。亦安可告之以養生之事哉。不惟不納。乃謂妖說也。而望彼信之。所謂以明鑑給蒙瞽。以絲竹娛聾夫也。

勤求卷第十四

抱朴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過乎長生之方也。故歎血誓盟。乃傳傳。非其人。戒在天罰。先師不敢以輕行授人。須人求之至勤者。尤當揀選。至情者。乃教之。况乎不好不求。求之不篤者。安可自銜法以告之哉。其受命不應僊者。雖日見僊人。成羣在世。猶必謂彼自異種人。天下別有此物。或呼為鬼魅之變化。或云偶值於自然。其有肯謂修為之所得哉。苟所不信。雖令赤松王喬。言提其耳。亦當指以為妖說。然時頗有識信者。復患於不能勤求明師。夫曉至要得真道者。誠自甚稀。非倉卒可值也。然知之者。但謂少耳。亦未嘗絕於世也。由求之者不廣不篤。有僊命者。要自當與之相值也。然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世間自有好偽圖錢之子。而竊道士之號者。不可勝數也。然此等復不肯謂挺無所知也。皆復粗開頭角。或妄沽名。加之。以伏邪飾偽。而好事之徒。不識其真偽者。徒多之進問。自取誑惑。而拘制之。不令得行。廣尋奇士異人。而告之曰。道盡於此矣。以誤於有志者之不少。可歎可恚也。其或間有曉消五雲。飛八石。轉九丹。治黃白。水瓊一作瑤。花朱碧。凝霜雪於神鑪。採靈芝於嵩岳者。則多而毀之曰。此法獨有赤松王喬知之。今世之人。而云知之者。皆虛妄耳。則淺見之家。不覺此言有詐偽。而作。便息遠求之意。悲夫。可為慨歎者也。凌暑颺飛。暫少忽老。迅速之甚。喻之無物。百年之壽。二萬餘日耳。幼弱則未有所知。衰邁則歡樂並廢。童蒙昏耄。除數十年。而險隘憂病。相尋代有。居世之年。略消其半。計定得百年者。喜笑平和。則不過五六十年。

年咄嗟滅盡。哀憂昏耄六七十日耳。顧盼已盡矣。況於全百年者。萬未有一乎。諦而念之。亦無以笑彼夏蟲朝菌也。蓋為不知道者之所至悲矣。俚語有之。人在人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以詣屠所。每進一步。而去死轉近。此譬雖醜。而實理也。達人所以不愁死者。非不欲求。亦固不知所以免死之術。而空自焦愁。無益於事。故云樂天知命。故不憂耳。非不欲久生也。姬公請代武王。仲尼曳杖悲懷。是知聖人亦不樂速死矣。俗人見莊周有大夢之喻。因復競共張齊死生之論。蓋詭道強達。陽作達抑之言。皆仲尼所為破律應煞者也。今察諸有此談者。被疾病則遽針灸。冒險危則甚畏死。然末俗通弊。不崇真信。背典誥而治子書。若不吐反理之巧辨者。則謂之朴野。非老莊之學。故無骨殖。而取偶俗之徒。遂流漂於不然之說。而不能自反也。老子以長生久視為業。而莊周貴於搖尾塗中。不為被網之龜。被誘之牛。餓而求粟於河侯。以此知其不能齊死生也。晚學不能考校虛實。偏據一句。不亦謬乎。且夫深入九泉之下。長夜罔極。始為螻蟻之糧。終與塵壤合體。令人怛然心熱。不覺咄嗟。若必有求生之志。何可不棄置不急之事。以修玄妙之業哉。其不信則已矣。其信之者。復患於俗情之不蕩盡。而不能專以養生為意。而營世務之餘暇而為之。所以或有為之者。恒病晚而多不成也。凡人之所汲汲者。勢利嗜欲也。苟我身之不全。雖高官重權。金玉成山。妍艷萬計。非我有也。是以上士先營長生之事。長生定可以任意。若未昇玄去世。可且地僊人間。若彭祖老子。止人中數百歲。不失人理之權。然後徐徐登遐。亦盛事也。然決須好師。師不足奉。亦無由成也。昔漢太后從夏侯勝受尚書。賜勝黃金百斤。

他物不可勝數。及勝死。又賜勝家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一百日。成帝在東宮時。從張禹受論語。及即尊位。賜禹爵關內侯。食邑千戶。拜光祿大夫。賜黃金百斤。又遷丞相。進爵安侯。年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錢數萬。及禹疾。天子自臨省之。親拜禹牀下。章帝在東宮時。從桓榮以受孝經。及帝即位。以榮為太常少卿。天子幸榮第。令榮東面坐。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生徒數百人。帝親自持業講說。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及榮病。天子幸其家。入巷下車。抱卷而趨。如弟子之禮。及榮薨。天子為榮素服。凡此諸君。非能攻城野戰。折衝拓境。懸旌効節。一作效洞折連方。轉元功。騁銳絕域也。徒以一經之業。宣傳章句。而見尊重。巍巍如此。此但能說死人之餘言耳。帝王之貴。猶自卑降以敬事之。世間或有欲試修長生之道者。而不肯謙下於堪師者。直爾躒跬。從求至要。寧可得乎。夫學者之恭遜驅走。何益於師之分寸乎。然不爾。則是彼心不盡。彼心不盡。則令人告之不力。告之不力。則秘訣何可悉得邪。不得已當以浮淺示之。豈足以成不死之功哉。亦有人皮膚好喜。而信道之誠。不根心神。有所索取。陽為曲奉。累日之間。急慢已出。若值明智之師。且欲詳觀來者意態。試以淹久。故不告之。以測其志。則若此之人。情偽行露。亦終不得而教之。教之亦不得盡言吐實。言不盡。則為之無益也。陳安世者。年十三歲。蓋灌叔本之客子耳。先得僊道。叔本年七十。皓首朝夕拜安世。曰。道尊德貴。先得道者。則為師矣。吾不敢倦執弟子之禮也。由是安世告之要方。遂得僊去矣。夫人生先受精神於天地。後稟氣血於父母。然不得明師告之。以度世之道。則無由免死。鑿石有餘燭。年命已彫。賴由此論之。明師

之恩誠為過於天地。重於父母多矣。可不崇之乎。可不求之乎。抱朴子曰。古人質真貴行賤言。故為政者不尚文辨。修道者不崇辭說。風俗衰薄。外飾彌繁。方策既山。積於儒門。而內書亦鞅掌於術家。初學之徒。即未便可授以大要。又亦人情以本末殷富者為快。故後之知道者。于吉容嵩桂帛諸家。各著千數篇。然率多教誡之言。不肯為人開顯大趨向之指歸也。其指真之訣。或但口傳。或不過尋尺之素。在領帶之中。非隨師經久。累勤歷試者。不能得也。猥雜弟子。皆各隨其用心之疎密。履苦之久遠。察其聰明之所逮。及志力之所能辦。各有所授。千百歲中。時有盡其囊枕之中。肘腋之下。祕要之旨。且或但將合成藥。以分之。足以使之不死而已。而終年不以其方文傳之。故世之道士。知金丹之事者。萬無一也。而管見之屬。謂僊法當具在於紛若之書。及於祭祀拜服之間而已矣。夫長生制在大藥耳。非祠醮之所得也。昔秦漢二代。大興祈禱。所祭太乙五神陳寶八僊之屬。動用牛羊穀帛錢費億萬。了無所益。況於匹夫德之不備。體之不養。而欲以三牲酒醑。祝願鬼神。以索延年。惑亦甚矣。或頗有好事者。誠欲為道。而不能勤求名師。合作異藥。而但晝夜誦講。不要之數千百卷。詣老無益。便謂天下果無僊法。或舉門扣頭。以向空坐。烹宰犧牲。燒香請福。而病者不能愈。死喪相襲。破產竭財。一無其效。終不悔悟。自謂未篤。若以此之勤。求知方之師。以此之費。給買藥祕術之直者。亦必得神僊長生度世也。何異詣老空耕石田。而望千倉之收。用力雖勤。不得其所也。所謂適楚而道燕。馬雖良而不到。非行之不疾。然失其道也。或有性信而喜信人。其聰明不足以校練真偽。揣測深淺。所博涉素挾。不

能賞物。後世頑淺。趣得一人。自譽之子。云我有祕書。便守事之。而庸人小兒。多有外託有道之名。名過其實。由於誇誣。內抱貪濁。惟利是圖。有所請為。輒強喑鳴。俛仰抑揚。若所知寶祕之深。而不可得之狀。其有請從其所求。俛仰含笑。或許以項後。故使學者欲罷而不能。自謂事之未勤。而禮幣之尚輕也。於是篤信之心。尤加恭肅。賂以珠玩。為之執奴僕之役。不辭負重涉遠。不避經險履危。欲以積勞自効。服苦求哀。庶有異聞。而虛引歲月。空委二親之供養。捐妻子而不卹。戴霜蹈水。連年隨之。而妨資棄力。卒無所成。彼初誠欺之。未或慙之。懵然體中。實自空罄短乏。無能法以相教。將何法以成人乎。余自見此輩不少。可有十餘人。或自號高名。久居於世。世或謂之已三四百歲。但易名字。詐稱聖人。託於人間。而多有承事之者。余但不喜書其人之姓名耳。頗游俗間。凡夫不識妍媸。為共稱揚。增長妖妄。為彼巧偽之人。虛生華譽。歛習遂廣。莫能甄別。故或令高人。偶不留意澄察。而但任兩耳。誤於學者。常由此輩。莫不使人歎息也。每見此曹。欺誑天下。以規勢利者。遲速皆受殃罰。天網雖疎。終不漏也。但誤有志者可念耳。世人多逐空聲。斷能校實。聞甲乙多弟子。至以百許。必當有異。便載馳競。逐赴為相聚。守之徒妨工夫。以崇重彼愚陋之人也。而不復尋精。彼得門人之力。或以致富。辨逐之雖久。猶無成人之道。愚夫故不知此人不足可事。何能都不與悟。自可悲哉。夫搜尋伺之壘。求于夫之木漉牛迹之中。索吞舟之鱗。用日雖久。安能得乎。嗟乎。將來之學者。雖當以求師為務。亦不可以不詳擇為急也。陋狹之夫。行淺德薄。功微緣少。不足成人之道。亦無功課以塞人重恩也。深思其趣。勿令徒勞。

也。抱朴子曰：諸虛名之道士，既善為誑詐，以欺學者。又多護短隱惡，恥於不知。陽若博涉已足，終不肯行求請問於勝己者。蠢爾守窮面牆而立，又不但拱默而已。乃復憎忌於實有道者，而謗毀之。恐彼聲名之過已也。此等豈有意於長生之法哉？為欲以合致弟子，圖其財力，以快其情欲而已耳。而不知天高聽卑，其後必受斯殃也。夫貧者不可妄云我富也，賤者不可虛云我貴也。况道德之事實無，而空養門生弟子乎？凡俗之人，猶不宜懷妬善之心，况於道工，尤應以忠信快意為生者也。云何當以此之傲然，函胸臆間乎？人自不能聞見神明，而神明之聞見己之甚易也。此何異乎在紗幌之外，不能察軒房之內，而肆其倨慢，謂人之不見已。此亦如竊鐘振物，鏗然有聲，惡他人聞之，因自掩其耳者之類也。而聾瞽之存乎精神者，唯欲專擅華名，獨聚徒眾，外求聲價，內規財利，患疾勝己，乃劇於俗人之爭權勢也。遂以唇吻為刀鋒，以毀譽為朋黨，口親心疎，貌合行離。陽敦同志之言，陰挾蜂蠆之毒。此乃天人所共惡，招禍之符檄也。夫讀五經，猶宜不恥問下，以進德修業。日有緝熙，至於射御之麤伎，數書之淺功，農桑之露事，規矩之小術，尚須師授，以盡其理。况營長生之法，欲以延年度世，斯與救卹死事無異也。何可務惜請受之名，而永受無知之困。至老不改，臨死不悔，此亦天民之篤暗者也。令人代之慙慙，為之者獨不顧形影也。為儒生尚當兀然守朴，外託質素，知而如否，有而如無，令庸兒不得盡其稱，而不問不對，對必辭讓，而後言。何其為道士之人，強以不知為知，以無有為有，虛自銜耀，以圖奸利者乎？迷而不知返者，愈以遂往。若有以行此者，想不恥故也。吾非苟為此言，誠有為而

與所謂疾之而不能默然也。徒愍念慮人。不忍見嬰兒之投井。不御苦口。其危至矣。不俟脈診而可知者也。抱朴子曰。設有死罪。而人能救之者。必不為之吞勞辱。而憚卑辭也。必獲生生之功也。今雜猥道士之輩。不得金丹大法。必不得長生可知也。雖治病有起死之效。絕穀則積年不饑。役使鬼神。坐在立亡。瞻視千里。知人盛衰。發沈崇於幽翳。知禍福於未萌。猶無益於年命也。尚羞行請求。恥事先達。是惜一日之屈。而甘罔極之庸。是不見事類者也。古人有言曰。生之於我利亦大焉。論其貴賤。雖爵為帝王。不足以此法比焉。論其輕重。雖富有天下。不足以此術易焉。故有死王樂為生鼠之喻也。夫治國而國平。治身而身生。非自至也。皆有以致之也。惜短乏之虛名。恥師授之整勞。雖曰不愚。吾不信也。今使人免必死而就戮刑者。猶欣然喜於去重而即輕。脫炙爛而保視息。甘其苦痛。過於更生矣。人但莫知當死之日。故不慙憂耳。若誠知之。而則剝之事可得延期者。必將為之。况但躬親灑掃。執巾竭力於勝已者。可以見教不死之道。亦何足為苦。而蔽者憚焉。假令有人恥迅走而待野火之燒。羞避風而致沈溺於重淵者。世必呼之為不曉事也。而咸知笑其不避災危。而莫怪其不畏債禍。何哉。抱朴子曰。昔者之著道書多矣。莫不務廣浮巧之言。以崇玄虛之旨。未有究論長生之階徑。箴砭為道之病痛。如吾之勤勤者也。實欲令迷者知反。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墜阱引繩。愈於遂沒。但惜養危病而距惡石者。不可如何耳。人誰無過。過而能改。日月之蝕。晞顏氏之子也。又欲使將來之好生道者。審於所託。故竭其忠告之良謀。而不飾淫麗之言。言發甚指切。筆不覺辭痛。惜在於長生而折抑邪。

耳。何所索哉。抱朴子曰。深念學道。藝養生者。隨師不得其人。竟無所成。而使後之有志者。見彼之不得長生。因云天下之果無僊法也。凡欲度生。必不能苦身約己。以修玄妙者。亦徒進失干祿之業。退無難老之功。內誤其身。外沮將來也。僊之可學。致如黍稷之可播種。得甚炳然耳。然未有不耕而獲嘉禾。未有不勤而獲長生度世也。

雜應卷第十五

守七

或曰。敢問斷穀可以長生乎。凡有幾法。何者最善。與抱朴子答曰。斷穀止可省穀糧之費。不能獨令人長生也。問諸曾斷穀積久者。云差少病痛。勝於食穀時。其服朮及餌黃精及禹餘糧。日再服久。令人多氣力。堪負擔。速行。身輕不困。其服諸石藥。一服守之十年五年者。及吞氣服符。飲神水輩。但為不饑耳。體力不任勞也。道書雖言欲得長生。腸中當清。欲得不死。腸中無滓。又云。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肉者多力而悍。食穀者智而不壽。食氣者神明不死。此乃行氣者一家之偏說耳。不可使孤用也。若欲服金丹大藥。先不食百許日為快。若不能者。正爾服之。但得僊小遲耳。無大妨也。若遭世荒亂。竄山林。知此斷穀法者。則可以不餓死。其不然也。則無急斷。無可大益。又止人中斷肉。聞肥鮮之氣。皆不能不有欲於中心。若未絕俗。委家。巖棲岫處者。固不能成。遂體五味。無致自苦。不如莫斷穀。而節量饑飽。近有一百許法。或服守中石藥數十九。便辟四五十日不飢。練松柏及朮。亦可以守中。但不及大藥。久不過十年以還。或辟一百二百日。或須日日服之。乃不飢者。或先作美食極飽。乃服藥以養所食之物。令不消化。可辟三年。欲還

食穀當以葵子猪膏下之。則所作美食皆下。不壞如故也。洛陽有道士董威輩。常止白社中。了不食。陳子叙共守事之。從學道積久。乃得其方。云曰。甘草防風。亮實之屬十許種。搗為散。先服方寸匕。乃吞石子大如雀卵十二枚。足辟百日。輒更服散。氣力顏色如故也。欲還食穀者。當服葵子湯下石子。乃可食耳。又赤龍血青龍膏。作之用丹砂曾青水。以石內其中。復須更石柔而可食也。若不即取。便消爛盡也。食此石以口取飽。令人丁壯。又有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子中。以水合煮之。亦立熱如芋子。可食以當穀也。張太玄舉家及弟子數十人。隱居林慮山中。以此法食石。十餘年皆肥健。但為須得白石。不如赤龍血青龍膏。取得石便可用。又當煮之。有新火之煩耳。或用符。或用水。或符水兼用。或用乾棗日九枚酒一二升者。或食十二時。氣從夜半始。從九九至八八七七六六五五而止。或春向東食。歲星青氣。使入肝。夏服。熒惑赤氣。使入心。四季之月。食鎮星黃氣。使入脾。秋食太白白氣。使入肺。冬服。辰星黑氣。使入腎。又中岳道士。都元節食六戊之精。亦大有效。假令甲子之旬。有戊辰之精。則竟其旬十日。常向辰地而吞氣。到後甲復向其旬之戊也。甘始法。召六甲六丁五女。各有名字。因以祝水而飲之。亦可令牛馬皆不飢也。或思脾中神名。名黃裳子。但合口食內氣。此皆有真效。余數見。斷穀人三年二年者多。皆身輕色好。堪風寒暑溼大。都無肥者耳。雖未見數十歲不食者。然人絕穀不過十許日。皆死。而此等已積載而自若。亦何疑於不可久乎。若令諸絕穀者。轉羸極常慮之。恐不可久耳。而問諸為之者。無不初時少氣力。而後稍丁健。月勝一月。歲勝一歲。正爾可久無嫌也。夫長

生得道者莫不皆由服藥吞氣而達之者而不妄也。夫服藥斷穀者略無不先極也。但用符水及單服氣者皆四十日中疲瘦。過此乃健耳。鄭君云：本性飲酒不多。昔在銅山中。絕穀二年許。飲酒數斗不醉。以此推之。是為不食更令人耐毒。耐毒則是難病之候也。余因此問山中那得酒。鄭君言：先釀好雲液。勿壓漉。因以桂附子甘草五六種末合丸之。曝乾以一九如雞子許投一斗水中。立成美酒。又有黃帝雲液泉法。以藥米及七八種藥合之。取一升。輒內一水中。如千歲苦酒之內水也。無或盡時。而味常好不變。飲之大益人。又符水斷穀。雖先令人羸。然宜兼知者。倘卒遇荒年。不及合作藥物。則符水為上矣。有馮生者。但單吞炁。斷穀已三年。觀其步履登山。擔一斛許重。終日不倦。又時時引弓。而略不言語。言語又不肯大聲。問之云：斷穀亡精。費氣最大忌也。余亦屢見淺薄道士輩。為欲虛曜奇怪。招不食之名。而實不知其道。但虛為不啖羹飯耳。至於飲酒。日中斗餘。脯腊糈。補棗栗雞子之屬。不絕其口。或大食肉。而咽其汁。吐其滓。終日經口者數十斤。此直是更作美食矣。凡酒客但飲酒食脯而不食穀。皆自堪半歲一歲而不感頓矣。未名絕穀耳。吳有道士石春。每行氣為人治病。待病者之愈。或百日或十日乃食。吳景帝聞之曰：此但不久。必當飢死也。乃召取鑲閉。令人備守之。春但求三二升水。如此一年餘。春顏色更鮮悅。氣力如故。景帝問之。可復堪幾時。春言無限。可數十年。但恐老死耳。不憂飢也。乃罷遣之。按如春言。是為斷穀不能延年可知也。今時亦有得春之法者。或問不寒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冬之日。服六丙六丁之符。或閉口行五火之炁。十二百遍。則十二月中不寒也。或服

太陽酒。或服紫石英米漆散。或先服雄丸一。後服雌丸二。別本先雌後雄亦可堪一日一夕不寒也。雌

丸用雌黃。曾青。礬石。磁石也。雄丸用雄黃。丹砂。石膽也。然此無益於延年之事也。或問不熱之

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行六癸之炁。或服玄水一作水之丸。或服飛霜之

散。然此用簫。丘上木皮。及五月五日中午時。北行黑蛇血。故少有得合之者也。唯幼伯子王中都

此二人衣以重裘。曝之於夏日之中。周以十二鑪之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蓋用此方者也。或

問辟五兵之道。抱朴子曰。吾聞吳文皇帝。曾從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書北斗字及日月字。便

不畏白刃。帝以試左右數十人。常為先登鋒陷陣。皆終身不傷也。鄭君云。但誦五兵名。亦有驗。

刀名大房。虛星主之。弓名曲張。氏星主之。矢名彷徨。熒惑星主之。劍名大傷。角星主之。弩名遠

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軍。參星主之也。臨戰時常細祝之。或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心前。或

丙午日日中時。作燕君龍虎三囊符。歲符。歲易之。月符。月易之。日符。日易之。或佩西王母兵信

之符。或佩熒惑朱雀之符。或佩南極鑲金之符。或戴卻刀之符。祝融之符。或傅玉札散。或浴禁

葱湯。或取牡荊以作六陰神將符。符指敵人。或以月蝕時刻三千歲蟾蜍喉下有八字者。血以

書所持之刀劍。或帶武威符。熒火丸。或交鋒刃之際。乘魁履躡。呼四方之長。亦有明效。今世之

人。亦有得禁辟五兵之道。往往有之。或問隱淪之道。抱朴子曰。神道有五。坐在立亡。其數焉。然

無益於年命之事。但在人間無故而為此。則致詭怪之聲。不足妄行也。可以備兵亂危急。不得

已而用之。可以免難也。鄭君云。服大隱符十日。欲隱則左轉。欲見則右回也。或以玉粉丸塗人

身中或以蛇足散或懷離母之草或折青龍之草以伏六丁之下或入竹田之中而執大樞之壤或造河龍石室而隱雲蓋之陰或伏清冷之淵以過幽闕之徑或乘天一之馬以遊紫房或登天一之明堂或入玉女之金匱或背輔向官立三蓋之下或投巾解履文缺膽煎及而衣符子居蒙一作象人清液桂梗六甲父母辟側之膠馱馬泥丸木鬼之子金商之父或可為小兒或可為老翁或可為鳥或可為獸或可為草或可為木或可為六畜或依木成木或依石成石依水成水依火成火此所謂移形易貌不能多隱者也或問魏武帝曾收左元放而桎梏之而得自然解脫以何法乎抱朴子曰吾不能正知左君所施用之事然歷覽諸方書有月三服薏苡子和用三五陰丹或以偶牙陽胞或以七月七日東行跳脫蟲或以五月五日石上龍子單衣或以夏至日霹靂楔或以天文二十一字符或以自解去父血或以玉子餘糧或合山君目河伯餘糧浮雲滓以塗之皆自解然左君之變化無方未必由此也自用六甲變化其真形不可得執也或問曰為道者可以不病乎抱朴子曰養生之盡理者既將服神藥又行氣不懈朝夕導引以宣動榮衛使無輟闕加之以房中之術節量飲食不犯風溼不患所不能如此可以不病但患居人間者志不得專所修無恒又苦懈怠不勤不得有疥疾耳若徒有信道之心而無益己之業年命在孤虛之下體有損傷之危則三尸因其衰月危日入絕命病鄉之時招呼邪氣妄延鬼魅來作殃害其六厄並會三刑同方者其災必大其尚盛者則生諸疾病先有疥患者則令發動是以古之初為道者莫不兼修醫術以救近禍焉凡庸道士不識此理恃其所聞

者大至不關治病之方。又不能絕俗幽居。專行內事。以卻病痛。及病無以攻療。乃更不如凡人
之專湯藥者。所謂進不得邯鄲之步。退又失壽陵之義者也。余見戴霸華陀所集金匱綠囊崔
中書黃素方。及百家雜方五百許卷。甘胡呂付周始甘唐通阮南河等各撰集。暴卒備急方。或
一百十。或九十四。或八十五。或四十六。世人皆為精悉。不可加也。余究而觀之。殊多不備。諸急
病其尚未盡。又渾漫雜錯。無其條貫。有所尋按。不即可得。而治卒暴之候。皆用貴藥。動數十種。
自非富室而居京都者。不能素儲。不可卒辦也。又多令人以針治病。其灸法。又不明處所分寸。
而但說身中孔穴榮俞之名。自非舊醫備覽明堂流注偃側圖者。安能曉之哉。余所撰百卷名
曰玉函方。皆分別病名。以類相續。不相雜錯。其九十三卷。皆單行徑易。籬陌之間。顧盼皆藥。眾
急之病。無不畢備。家有此方。可不用醫。醫多承襲世業。有名無實。但養虛聲。以圖財利。寒白退
士。所不可得。使使之者。乃多誤人。未若自閑其要。勝於所迎。無知之醫。醫又不可卒得。得又不
肯。即為人使。使媵理之微疾。成膏肓之深禍。乃至不救。且暴急之病。而遠行借問。率多枉死矣。
或問將來吉凶安危去就。知之可前審。為有道乎。抱朴子曰。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占風氣布籌
算。推三暴。步九宮。檢八卦。考飛伏之所集。評託說於物類。占休咎於龜筮。皆下術常伎。疲勞而
難恃。若乃不出帷幕。而見天下。乃為入神矣。或以三皇天文。召司命司危五岳之君。阡陌亭長
六丁之靈。皆使人見之。而對問以諸事。則吉凶昭然。存諸掌。無遠近幽深。咸可先知也。或召六
陰玉女。其法六十日而成。成則長可役使。或祭致八史。八史者八卦之精也。亦足以預識未形。

矣。或服葛花及秋芒麻勃刀圭方寸匕。忽然如欲卧。而聞人語。以所不覺之事。吉凶立定也。或用明鏡九寸以上。自照。有所思存。七日七夕。則見神僊。或男或女。或老或少。一示之後。心中自知千里之外。方來之事也。明鏡或用一。或用二。謂之日月鏡。或用四。謂之四規。四規者。照之時前後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規所見來神甚多。或縱目。或乘龍駕虎。冠服彩色。不與世同。皆有經圖。欲修其道。當先暗誦所當致見諸神姓名位號。識其衣冠。不爾則卒至而忘其神。或能驚懼則害人也。為之率欲得靜漠幽閑林麓之中。外形不經目。外聲不入耳。其道必成也。二童九女節壽君。九首蛇軀。百二十官。雖來勿得熟視也。或有問之者。或有訶怒之者。亦勿答也。或有侍從。瞳眸力士甲卒。乘龍駕虎。簫鼓嘈嘈。勿舉目與言也。但諦念老君真形。老君真形見。則起再拜也。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暉。字伯陽。身長九尺。黃色身。嘴隆鼻秀。眉長五寸。耳長七寸。額有三理。上下徹。足有八卦。以神龜為牀。金樓玉堂。白銀為階。五色雲為衣。重疊之冠。鋒鋌之劍。從黃童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龍。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後有七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窮奇。後從三十六辟邪。雷電在上。晃晃昱昱。此事出於僊經中也。見老君則年命延長。心如日月。無事不知也。或問堅齒之道。抱朴子曰。能養以華池。浸以醴液。清晨建齒三百過者。永不搖動。其次則含地黃煎。或含玄膽湯。及蛇脂丸。礬石丸。九棘散。則已動者更牢。有蟲者即愈。又服靈飛散者。則可令既脫者更生也。或問聰耳之道。抱朴子曰。能龍導虎引。能經龜咽。鷲飛蛇屈。鳥伸天俛。地仰。令赤黃之景。不去洞房。猿據兔驚。十二百至。則聰不損也。其既聾者。以

玄龜靈或以棘頭羊糞桂毛雀桂成裏塞之或以狼毒治葛或以附子慈涕合內耳中或以蒸鯉魚腦灌之皆愈也或問明目之道抱朴子曰能引三焦之昇外一作景召大火於南離洗之以明日熨之以陽光及燒丙丁洞視符以酒和洗之古人曾以夜書也或苦酒煮蕪菁子令熟曝乾末服方寸七日三盡一斗能夜視有見矣或以犬膽煎青羊斑鳩石決明充尉百花散或以雞古香黃連乳汁煎注之諸有百疾之在目者皆愈而更加精明倍常也或問登峻涉險遠行不極之道抱朴子曰惟服食大藥則身輕力勁勞而不疲矣若初入山林體未全實者宜以雲珠粉百華醴玄子湯洗脚及虎膽丸朱明酒天雄鶴脂丸飛廉煎秋芒車前澤瀉散用之旬日不但涉遠不極乃更令人行疾可三倍於常也若能乘蹻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蹻道有三法一曰龍蹻二曰虎蹻三曰鹿盧蹻或服符精思若欲行千里則以一時思之若晝夜十二時思之則可以一日一夕行萬二千里亦不能過此過此當更思之如前法或用棗心木為飛車以牛革結還劍以引其機或存念作五蛇六龍三牛交罡而乘之止昇四十里名為太清太清之中其氣甚罡劉能勝人也師言鳶飛轉高則但直舒兩翅了不復扇搖之而自進者漸乘劉炁故也龍初昇階雲其上行四十里則自行矣此言出於僊人而流傳於世俗耳實非凡人所知也又乘蹻須長齋絕葷菜斷血食一年之後乃可乘此三蹻耳雖復服符思五龍蹻行最遠其餘者不過千里也其高下去留皆自有法勿得任意耳若不奉其禁則不可妄乘蹻有傾墜之禍也或曰老子篇中記及龜文經皆言大兵之後金木之年必有大疫萬人餘一敢

問避疫之道抱朴子曰僊人入瘟疫秘禁法思其身為五五玉者隨四時之色春色青夏赤
四季月作四季賦黃秋白冬黑又思冠金巾思心如炎火火如斗則無所畏也又一法思其髮散
以被身一髮端輒有一大星綴之又思作七星北斗以魁覆其頭以罡指前又思五臟之氣從
兩目出周身如雲霧肝青氣肺白氣脾黃氣腎黑氣心赤氣五色紛錯則可與疫病者同牀也
或禹步呼直日玉女或閉氣思力士操千斤鎚百二十人以自衛或用射鬼丸赤車使者九冠
軍丸徐長卿葉名也散玉函精粉青牛道士重身丸一作雀文黃一作星散草玉酒黃庭丸皇符老
子領中符赤鬚子桃花符皆有良效者也

黃白卷第十六

抱朴子曰神僊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黃者金也白者銀也古人祕重其道不欲指
斥故隱之云爾或題篇云庚辛亦金也然率多深微難知其可解分明者少許爾世人多疑此
事為虛誕與不信神僊者正同也余昔從鄭公受九丹及金銀液經因復受黃白中經五卷鄭
君言曾與左君於廬江同山中試作皆成也然而齋潔禁忌之辛苦與金丹神僊藥無異也俗
人多譏余好攻異端謂予為趣欲通天下之不可通者余亦何為然哉余若此欲以奇事騁辭
章於來世則余所著外篇又雜文二百餘卷足以寄意於後代不復須此且此內篇皆直語耳
無藻飾也余又知論此曹事世人莫不呼為迂闊不急若論俗間切近之理可合衆心也然
余所以不能已於斯事知其不入世人之聽而猶論著之者誠見其效驗又所承授之師非妄

言者。而余貧苦無財力。又遭多難之運。有不已之無賴。兼以道路逼塞。藥物不可得。竟不違合
作之。余今告人言。我曉作金銀。而躬自饑寒。何異自不能行。而賣治度之藥。求人信之。誠不可
得。然理有不如意。亦不可以一槩斷也。所以勤勤綴之於翰墨者。欲令將來好奇賞真之士。見
余書。而具論道之意耳。夫變化之術。何所不為。蓋人身本見。而有隱之之法。鬼神本隱。而有見
之之方。能為之者。往往多焉。水火在天。而取之以諸燧。鈆性白也。而赤之。以為丹。丹性赤也。而
白之。而為鉛。雲雨霜雪。皆天地之氣也。而以藥作之。與真無異也。至於飛走之屬。蠕動之類。稟
形造化。既有定矣。及其倏忽而易舊體。改更而為異物者。千端萬品。不可勝論。人之為物。貴性
最靈。而男女易形。為鶴為石。為虎為猿。為砂為龍。又不少焉。至於高山為淵。深谷為陵。此亦大
物之變化。變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為嫌金銀之不可以異物作乎。譬諸陽燧所得之火。方諸
所得之水。與常水火。豈有別哉。蛇之成龍。茅糝為膏。亦與自生者無異也。然其根源之所緣。由
皆自然之感致。非窮理盡性者。不能知其指歸。非原始見終者。不能得其情狀也。狹觀近識。枉
悟巢穴。揣淵妙於不測。推神化於虛誕。以周孔不說墳籍。不載一切。謂為不然。不亦陋哉。又俗
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云天下果無此道。是見田家或遭水旱不收。便謂五穀不可播殖得也。
成都內史吳大文。博達多知。亦自說昔事道士李根。見根煎鉛錫。以少許藥。如大豆者。投鼎中。
以鐵匙攪之。冷即成銀。大文得其秘方。但欲自作。百日齋。便為之。而留連在官。竟不能得。恒歎
息。言人間不足處也。又桓君山言。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娶妻得之方家。女偉常從駕出。而

無時衣甚憂。妻曰：請致兩端縑，練即無故而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乃往視偉。偉方扇炭燒箔，箔中有水銀。妻曰：吾欲試相視一事，乃出其囊中藥，少少投之。食頃發之，已成銀。偉大驚曰：道近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有命者。於是偉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猶不肯告偉。偉乃與伴謀，搗笞伏之。妻輒告偉，言道必當傳得其人，得其人，道路相遇，輒教之，如非其人口是而心非者，雖寸斷支解，而道猶不出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遂卒。近者前廬江太守華令思，高才達學，洽聞之士也。而事之不經者，多所不信。後有道士說黃白之方，乃試令作之，云以鐵器銷鉛，以散藥投中，即成銀。又銷以他藥投之，乃作黃金。又從此道士學徹視之方，行之未百日，夜卧即便見天文及四隣。了了不覺，復有屋舍籬障，又妾名瑤華者已死，乃見形與之言語如平生。又祭廟，聞廟神答其拜，牀似動有聲，令思乃嘆曰：世間乃定無所不有。五經雖不載，不可便以意斷也。然不聞方伎者，卒聞此亦焉能不驚怪邪？又黃白術亦如合神丹，皆須齋潔百日已上，又當得閑解方書，意合者乃可為之。非濁穢之人，及不聰明人，希涉術數者，所辦作也。其中或有須口訣者，皆宜師授，又宜入於深山之中，清潔之地，不欲令凡俗愚人知之。而劉向於宮中作之，使宮人供給其事，必非齋潔者，又不能斷絕人事，使不來往也。如此安可得成哉？桓譚新詮曰：史子心見署為丞相史官，架屋發吏卒及官奴婢以給之，作金不成，丞相自以力不足，又曰：傳太后不復利於金也。聞金成，可以作延年藥，又甘心焉，乃除之為郎，舍之北宮中。使者待遇，宜有作此神方可於宮中，而令凡人雜

錯共為之者哉。俗間染繪練尚不欲使雜人見之。見之即壞。况黃白之變化乎。凡事無巨細。皆宜得要。若不得其法。妄作酒漿醬醋羹臠。猶不成。况大事乎。余嘗諮於鄭君曰。老君云。不貴難得之貨。而至治之世。皆投金於山。捐玉於谷。不審古人何用金銀為貴。而遺其方也。鄭君答余曰。老君所云。謂夫披沙剖石。傾山漉淵。不遠萬里。不慮壓溺。以求珍玩。以妨民時。不知止足。以飾無用。反欲為道。志求長生者。復兼商賈。不敦信讓。浮深越險。乾沒逐利。不恡軀命。不修寡欲者耳。至於真人作金。自欲餌服之。致神僊。不以致富也。故經曰。金可作也。世可度也。銀亦可餌服。但不及金耳。余難曰。何不餌世間金銀而化作之。而非真。非真則詐偽也。鄭君答余曰。世間金銀皆善。然道士率皆貧。故諺云。無有肥僊人。富道士也。師徒或十人。或五人。亦安得金銀以供之乎。又不能遠行採取。故宜作也。又化作之金。乃是諸藥之精。勝於自然者也。僊經云。丹精生金。此是以丹作金之說也。故山中有丹砂。其下多有金。且夫作金。成則為真物。中表如一。百鍊不減。故其方曰。可以為釘。明其堅勁也。此則得夫自然之道也。故苟能之。何謂之詐乎。詐者謂以曾青塗鐵。鐵赤色如銅。以雞子白化銀。銀黃如金。皆外變而內不化也。夫芝菌者。自然而生。而僊經有以五石五木種芝。芝生取之。亦與自然之芝無異。俱令人長生。此亦作金之類也。雉化為蜃。雀化為蛤。與自然者正同。故僊經曰。流珠九轉。父不語子。化為黃白。自然相使。又曰。朱砂為金服之昇僊者。上士也。如芝導引。咽氣長生者。中士也。飡食草木。千歲以還者。下士也。又曰。金銀可自作。自然之性也。長生可學得者也。玉牒記云。天下悠悠。皆可長生也。患於

猶豫故不成耳。凝水銀為金，可中釘也。銅柱經曰：丹砂可為金，河車可作銀，立則可成，成則為真。子得其道，可以僊身。黃子曰：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黃一赤，立成不疑。龜甲文曰：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古人豈欺我哉？但患知此道者多貧，而藥或至賤，而生遠方，非亂世所得也。若戎鹽鹵鹹皆賤物，清平時了不直錢，今時不限價直而買之無也。羌里石膽，千萬錢求一斤，亦不可得。徒知其方，而與不知者正同，可為長歎者也。有其法者，則或飢寒無以合之，而富貴者，復不知其法也。就令知之，亦無一信者。假令頗信之，亦已自多金銀，豈肯費財以市其藥物？恐有章擊逐飛之悔，故莫肯為也。又計買藥之價，以成所得之物，尤有大利，而更當廢戒辛苦，故莫克為也。且夫不得名師口訣，誠不可輕作也。夫醫家之藥，淺露之甚，而其常用效方，便復秘之。故方有用後宮遊女僻側之膠，封君泥丸木鬼子金商芝飛君根伏龍肝白馬汗浮雲浮龍子丹衣夜光骨百花醴冬鄒齋之屬，皆近物耳，而不得口訣，猶不可知。況於黃白之術乎？今能為之者，非徒以其價貴而秘之矣。此道一成，則可以長生，長生之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也。凡方書所名藥物，又或與常藥物同名異者，如河上姪女，非婦人也。陵陽子明，非男子也。高餘糧，非米也。堯漿，非水也。而俗人見方用龍膽虎掌雞頭鴨蹠馬蹄犬血鼠尾牛膝，皆謂之血氣之物也。見用缺盃覆盆金鏹大戟鬼箭天鈞，則謂之鐵瓦之器也。均見用胡王使者倚姑新婦野文人守田公戴文浴徐長卿，則謂人之姓名也。近易之草，或有不知。玄秘之方，孰能悉解。劉向作金不成，無可怪之也。及得其要，則復不煩聖賢大才而後作也。凡人

可為耳。劉向豈凡人哉。直坐不得口訣耳。今將載其約而效之者。以貽將來之同志焉。當先取武都雄黃丹。色如雞冠而光明。無夾石者。多少任意。不可令減五斤也。搗之如粉。以牛膽和之。煮之令燥。以赤土釜實一斗者。先以戎鹽石膽末薦釜中。令厚三分。乃內雄黃末。令厚五分。復加戎鹽於上。如此相似至盡。又加碎炭火如棗核者。令二寸。以蜩蟻土及戎鹽為泥。泥釜外。以一釜覆之。皆泥令厚三寸勿泄。陰乾一月。乃以馬糞火煨之。三日三夜。寒發出鼓。下具銅。銅流如治銅鐵也。乃令鑄此銅。以為簞。簞成以盛丹砂水。又以馬屎火煨之。三十日發爐。鼓之得其金。即以為簞。又以盛丹砂水。又以馬通火煨。三十日發取搗治之。取其二分。生丹砂一分并粉。汞者水銀也。立凝成黃金矣。光明美色。可中釘也。

作丹砂水法

治丹砂一斤。內生竹簞中。加石膽消石各二兩。覆薦上下。閉塞簞口。以漆骨丸封之。須乾。以內醇苦酒中埋之地中。深三尺。三十日成水。色赤味苦也。金樓先生所從青林子受作黃金法。先鍛錫。方廣六寸。厚一寸二分。以赤鹽和灰汁。令如泥。以塗錫上。令通厚一分。累置於赤土釜中。率錫十斤。用赤鹽四斤。合封固其際。以馬通火煨之。三十日發火視之。錫中悉如灰狀。中有累累如豆者。即黃金也。內土甌中。以炭鼓之。十鍊之並成也。率十斤錫。得金二十兩。唯長沙桂陽豫章南海土釜可用耳。彼鄉土之人。作土釜以炊食。自多也。

治作赤鹽法

用寒鹽一斤。作寒水石一斤。又作寒羽理一斤。又作白礬一斤。合內鐵器中。以炭火火之。皆消而色赤。乃出之。可用也。角里先生從稷丘子所授化黃金法。先以礬水石二分。內鐵器中。加炭火令沸。乃內汞。多少自在。攪令相得。六七沸注地上。即成白銀。乃取丹砂水。曾青水各一分。雄黃水二分。於鏝中加微火上令沸。數攪之。令相得。復加炭火上令沸。以此白銀內其中。多少自在。可六七沸注地上。凝則成上色紫磨金也。

治作雄黃水法

治雄黃內生竹筩中一斤。取加硝石二兩。覆薦上下封。以漆骨丸內醇大醋或酢酒中。埋之深三尺。二十日即化為水也。作曾青水方。及礬石水同法。但各異筩中耳。

小兒作黃金法

作大鐵筩成中一尺二寸。高一尺二寸。作小鐵筩成中六寸。瑩磨之。赤石脂一斤。硝石一斤。雲母一斤。代赭一斤。硫黃半斤。空青四兩。凝水石一斤。皆合搗細篩。以醯和塗之。小筩中厚二寸。分汞一斤。丹砂半斤。良非半斤。取良非法。用鉛十斤內鐵盆中。居鑪上露灼之。鉛銷內汞三兩。早出者。以鐵匙鈔取之。名曰良非也。攪令相得。以汞不見為候。置小筩中。雲母覆其上。鐵蓋鎮之。取筩居鑪上。銷鉛注大筩中。沒小筩中。去上半寸。取銷鉛為候。猛火炊之。三日三夜成。名曰紫粉。取鉛十斤。於鐵器中銷之。二十日上下。更內銅器中。須鉛銷內紫粉也。方寸七攪之。即成黃金也。欲作白銀者。取汞置鐵器中。內紫粉三寸已上。火令相得。注水中即成銀也。務成子法。

作鐵筩長九寸。徑五寸。搗雄黃三斤。蛭蠃蟻等分。作合以為泥塗筩中。使徑三寸。廣口四寸。可加丹砂水二合。覆馬通火上。令極乾。內銅筩中。塞以銅合。蓋堅。以黃沙築上。覆以蛭蠃重泥。上無令泄。置鑪炭中。令有三寸炭。筩口赤。口寒發之。雄黃皆入著銅筩。復出入如前法。三斤雄黃精皆下。入著筩中。下提取與黃沙等分。合作以為鑪。鑪大小自在也。欲用之。置鑪於炭火中。鑪亦內水銀。銀動則內鉛。其中黃從傍起。文中央。注之於地。即成金。凡作一千五百斤。鑪力即盡矣。此金取牡荊赤黍酒漬之。百日即柔可和也。如小豆服一丸。日三服。盡一斤。三蟲伏尸。百病皆去。盲者視。聾者聞。老者即還年。如三十時。入火不灼。百邪眾毒。冷風暑溼。不能侵人。盡三斤。則步行水上。山川百神。皆來侍衛。壽與天地相畢。以杼血朱草煮一丸。研搗以拭目。皆即見鬼。及地中物。能夜書。以白羊血塗一丸。投水中。魚龍立出。可以取也。以青羊血塗一丸。丹雞血塗一丸。懸都門上。一里不疫。以塗牛羊六畜額上。皆不疫病。虎豹不犯也。以虎膽蛇昉塗一丸。從月建上。以擲敵人之軍。軍即便無故自亂。相傷殺而走矣。以牛血塗一丸。以投井中。井中即沸。以投流水。流水則逆流百步。以白犬血塗一丸。置六陰之地。投社廟舍中。其鬼神即見。可以役使。以兔血塗一丸。置六陰之地。行廚玉女立至。可俟六七十人也。以鯉魚膽塗一丸。持入水。水為之開一丈。可得氣息水中。以行冒雨。衣不濡也。以紫菀煮一丸。含咽其汁。可百日不飢。以蔥石煮一丸。內髻中。以擊賊。白刃流矢不中之。有射之者。矢皆自向也。以六丁六壬土井一丸。以蔽人中。則隱形。含一丸。北面向以噴火。火則滅。以庚辛日申酉時。向西地。以一丸擲樹。樹木

即日便枯。又以一九禹步擲虎狼蛇蠍皆即死。斫一九以書石即入石。書金即入金。書木入木。所書皆徹其肌理。削不可去也。卒死未經宿。以月建上水下一丸。令人咽喉并含水噴死人面。即活。以狐血鶴血塗一九內爪中。以指萬物。隨口變化。即山行本徒。人皆見之。然而實不動也。凡作黃白。皆立太乙元女老子醮。祭如作九丹法。常燒五香香不絕。又金成。先以三斤投深水中。一十斤投市中。然後方得恣其意用之耳。

抱朴子內篇卷之三終

抱朴子內篇卷之四

晉 葛洪稚川撰

登涉卷第十七

守九

或問登山之道。抱朴子曰。凡為道合藥。及避亂隱居者。莫不入山。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禍害。故諺有之曰。太華之下。白骨狼籍。皆謂偏知一事。不能博備。雖有求生之志。而反強死也。山無大小。皆有神靈。山大則神大。山小即神小也。入山而無術。必有患害。或被疾病及傷刺及驚怖不安。或見光影。或聞異香。或令大木不風而自摧折。若無故而自墮落。打擊煞人。或令人迷惑狂走。墮落坑谷。或令人遭虎狼毒蟲犯人。不可輕入山也。當以三月九月。此是山開月。又當擇其月中吉日佳時。若事久不得。徐徐須此月者。但可選日時耳。凡人入山。皆當先齋潔七日。不經污穢。帶昇山符出門。作周身三五法。又五岳有受殃之歲。如九州之地。更有衰感。受飛符煞炁。則其地君長不可作也。按州公城名錄。天下分野。災之所及。可避不可禳。居宅亦然。山岳皆爾也。又大忌不可以甲乙寅卯之歲。正月二月入東岳。不以丙丁巳午之歲。四月五月入南岳。不以庚辛申酉之歲。七月八月入西岳。不以戊己之歲。四季之月入中岳。不以壬癸亥子之歲。十月十一月入北岳。不須入太華霍山恒山太山嵩高山。乃忌此歲。其岳之方面。皆同禁也。又萬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託人形。以眩惑人心。而常試人。唯不能於鏡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九寸以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或有來試人者。則當顧視鏡中。其

是仙人及山中好神者。顧鏡中故如人形。若是鳥獸邪魅，則其形貌皆見鏡中矣。又老魅若來，其去必卻行，行可轉鏡對之，其後而視之。若是老魅者，必無踵也。其有踵者，則山神也。昔張蓋

一作蓋，踰及偶高蒙，一作成二人，並精思於雲臺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黃練單衣葛巾，往到其前

曰：勞乎。道士乃辛苦幽隱於是。二人顧視鏡中，乃是鹿也。因問之曰：汝是山中老鹿，何敢詐為人形。言未絕，而來人即成鹿而走去。林慮山下有一亭，其中有鬼，每有宿者，或死或病，常夜有

數十人，衣色或黃或白或黑，或男或女。後却邪一作伯夷者過之宿，明燈燭而坐誦經。夜半有十

餘人來，與伯夷對坐，自共禱蒲博戲。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羣犬也。伯夷乃執燭起，佯誤以燭

燼爇其衣，乃作焦毛氣。伯夷懷小刀，因捉一人而刺之，初作人聲，死而成犬。餘犬悉走。於是遂

絕乃鏡之力也。上士入山，持三皇內文及五岳真形圖，所在召山神。及按鬼錄石州社，及山卿

宅尉問之，則木石之怪山川之精，不敢來試人。其次即立七十二精鎮符，以制百邪之章。及朱

官即印包元十二印，封所住之四方，亦百邪不敢近之也。其次執八歲威之節，佩老子玉策，則

山神可使，豈敢為害乎。余聞鄭君之言如此，實復不能具知其事也。余師常告門人曰：夫人求

道，如憂家之貧，如愁位之卑者，豈有不得耶。但患志之不篤，務近忘遠，聞之則悅，偃偃前席未

久，則忽然若遺。毫釐之益未固，而上山之損不已。亦安得窮至言之微妙。成罔極之峻崇乎。抱

朴子曰：入山之大忌，正月午，二月亥，三月申，四月戌，五月未，一作六月卯，七月甲子，八月申子。

九月寅，十月辰，未，十一月巳，十二月寅。入山良日，甲子，甲寅，乙亥，己巳，乙卯，丙戌，丙午，丙辰。

九月寅，十月辰，未，十一月巳，十二月寅。入山良日，甲子，甲寅，乙亥，己巳，乙卯，丙戌，丙午，丙辰。

已上日大吉。抱朴子曰：按九天祕記及太乙遁甲云：入山大月忌三日十一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三十日。小月忌一日五日十三日十六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以此日入山，必為山神所試。又所求不得，所作不成，不但道士。凡人以此日入山，皆凶害。與虎狼毒蟲相遇也。抱朴子曰：天地之情狀，陰陽之吉凶，茫茫乎其亦難詳也。吾亦不必謂之有，又亦不敢保其無也。然黃帝、太公皆所信仗。近達者嚴君平、司馬遷皆所據用。而經傳有治歷明時，剛柔之日。古言曰：吉日惟戊，有自來矣。王者立太史之官，封拜置立，有事宗廟，郊祀天地，皆擇良辰而近才庸夫，自許脫俗，舉動所為，臆揀吉日，不亦憊愚哉！每伺令入山，不得其良時，日交下有其驗，不可輕入也。按玉鈴經云：欲入名山，不可不知遁甲之祕術，而不為人委曲說其事也。而靈寶經云：入山當以保日及義日。若專日者大吉，以制日伐日必死，又不二道之也。余少有入山之志，由此乃行學遁甲書，乃有六十餘卷，事不可卒精，故鈔集其要，以為囊中，立成，然不中，以筆傳。今論其較略，想好事者欲入山行，當訪索知之者，亦終不之於世也。遁甲中經曰：欲求道，以天內日、天內時，効鬼魅，施符書，以天禽日、天禽時，入名山，欲令百邪虎狼毒蟲盜賊不敢近人者，出天藏，入地戶。凡六癸為天藏，六己為地戶也。又曰：避亂世絕迹於名山，令無憂患者，以上元丁卯日，名曰陰德之時。一名天心，可以隱淪，所謂白日陸沈，日月無光，人鬼不能見也。又曰：求僊道入名山者，以六癸之日、六癸之時。一名天公日，必得度世也。又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蓬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咒曰：諾，臯太陰，將軍獨聞，曾孫

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為束薪，不見甲者，以為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土以傅鼻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癸下閉氣而住。人鬼不能見也。凡六甲為青龍。六乙為逢星。六丙為明堂。六丁為陰中也。三三比成既濟卦。初、一、初二跡不任九跡。歟。然相因仍一步七尺。又云一尺合二丈一尺。一蚩尺。顧視九跡。又禹步法正立。右足在前。左足在後。次復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一步也。次復前右足。次前左足。以右足從左足併。是二步也。次復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三步也。如此禹步之道畢矣。凡作天下百術皆宜知禹步。不獨此事。抱朴子曰：靈寶經曰：所謂寶日者，謂支干上生下之日也。若用甲午乙巳之日是也。甲者木也。午者火也。乙亦木也。巳亦火也。火生於木故也。又謂義日者，支干下生上之日也。若壬申癸酉之日是也。壬者水也。申者金也。癸者水也。酉者金也。水生於金故也。所謂制日者，支干上克下之日也。若戊子己亥之日是也。戊者土也。子者水也。巳亦土也。亥亦水也。五行之義土克水也。所謂伐日者，支干下克上之日。若甲申乙酉之日是也。甲者木也。申者金也。乙亦木也。酉亦金也。金克木故也。他皆倣此。引而長之。皆可知之也。抱朴子曰：入名山以甲子開除日。以五色繒各五寸懸大石上。所求必得。又曰：入山宜知六甲祕祝。祝曰：臨兵闕者皆陣列前行。凡九字。常常密祝之。無所不避。要道不煩。此之謂也。抱朴子曰：山中山精之形如小兒。而獨足。走向後。喜來犯人。人入山。若夜聞人音聲大語。其名曰蛟。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一名熱內。亦可兼呼之。又有山精如鼓赤色。亦一足。其名曰暉。又或如人長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或

如龍而五色赤角名曰飛飛見之皆以名呼之或作龍一即不敢為害也抱朴子曰山中有大

樹有能語者非樹能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呼之則吉山中夜見火光者皆久久枯木所作勿怪

也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之精見秦者百歲木之精勿怪之並不能為害山水之間見使人者

名曰四微呼之名即吉山中見大蛇著冠幘者名曰并鄉呼之即吉山中見吏若但聞聲不見

形呼人不止以白石擊之則息矣一法以葦為菜茅以刺之即吉山中見鬼來喚人求食不止

者以白茅投之即死也山中鬼常迷惑使失徑者以葦杖投之即死也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

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人者兔也稱東王父者麋也稱西王母

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已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

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僊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史者麇也申日稱

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酉日稱將軍者雞也稱捕賊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成

陽公者狐也亥日稱婦人者金玉也稱神君者猪也子曰稱社居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

日稱書生者牛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為害也或問曰隱居山澤辟蛇蠖之道抱朴子曰首圍

三多大蛇又生好藥黃帝將登焉廣成子教之佩雄黃而眾蛇皆去今帶武都雄黃色如雞冠

者五兩以上以入山林草木則不畏蛇蛇若中人以少許雄黃末內瘡中亦登時愈也蛇種雖

多唯有蝮蛇及青金蛇中人為至急不治之一日則煞人不曉治之方術者而為此二蛇所

中即以刀割所傷瘡肉以投地其肉沸如火爇須臾焦盡而人得活此蛇七八月毒盛之時不

得嚙人而其毒不泄乃以牙嚙大竹及小木皆即焦枯。今道士人入山徒知大方而不曉辟之道亦非小事也。未入山當預止於家先學作禁法。思日月及朱雀玄武青龍白虎以衛其身。乃行到山林草木中。左取三口炁閉之。以吹山草中。意思令此炁赤色如雲霧彌滿數十里中。若有從人無多少皆令羅列。以炁吹之。雖踐蛇蛇不敢動。亦略不逢見蛇也。若或見蛇。因向日左取三炁閉之。以舌柱天。以手捻都關。又閉天門塞地戶。因以物抑蛇頭而手縈之。畫地作獄以盛之。亦可捉弄也。雖繞頭頸不敢嚙人也。自不解禁吐炁以吹之。亦終不得復出獄去也。若他人為蛇所中。左取三口炁以吹之。即愈不復痛。若相去十數里者。亦可遙為作炁呼彼姓字。男祝我左手。女祝我右手。彼亦愈也。介先生法。到山中住。思作五色蛇各一頭。乃閉炁以青竹及小木板屈刺之。左徧禹步。思作蜈蚣數千板。以衣其身。乃終亦不逢蛇也。或以乾姜附子帶之肘後。或燒牛羊鹿角薰身。或帶王方平雄丸。或以猪耳中垢。及麝香丸。著足爪甲中。皆有效也。又麝及野猪皆咬蛇。故以厭之也。又運日鳥及蠓龜亦皆咬蛇。故南人入山皆帶蠓龜之尾。運日之喙以辟蛇。蛇中人刮此二物以塗其瘡亦登時愈也。墨是鴉鳥之別名也。又南人入山皆以竹管盛活蜈蚣。知有蛇之地便動作於管中。如此則詳視草中必見蛇也。大蛇走餘身出一圍者。蜈蚣見之而能以炁禁之。蛇即死矣。蛇見蜈蚣在涯岸間。大蛇走入川谷深水底逃。其蜈蚣但浮水上禁。人見有物正青大如縱者。直下水至蛇處。須臾蛇浮出而死。故南人因此末蜈蚣治蛇瘡皆登時愈也。或問曰。江南山谷之間多諸毒惡。辟之有道乎。抱朴子答曰。中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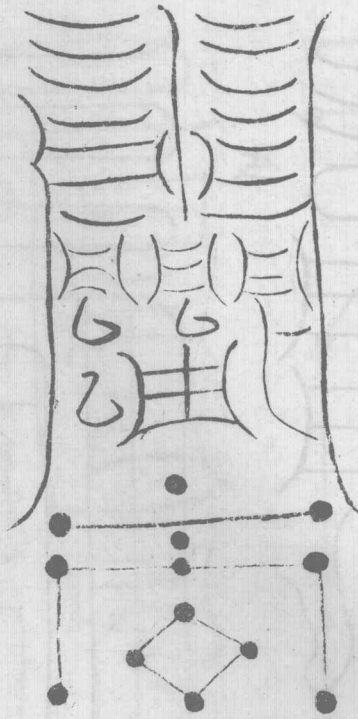
高原土氣清和。上國名山了無此輩。今吳楚之野暑溼鬱蒸。雖衡霍正岳猶多毒螫也。又有短狐一名蠃。一名射工。一名射影。其實水蟲也。狀如鳴蜩。狀似三合盃。有翼能飛。無目而利耳。口中有橫物角弩。如聞人聲。緣口中物如角弩。以氣為矢。則因水而射人。中人身者即發瘡。中影者亦病。而不即發瘡。不曉治之者。熱人其病似大傷寒。不十日皆死。又有沙虱。水陸皆有。其新雨後及暑暮前。跋涉必著人。唯烈日草燥時差稀耳。其大如毛髮之端。初著人便入其皮裏。其所在如芒刺之狀。小犯大痛。可以針挑取之。正亦如丹著爪上行動也。若不挑之。蟲鑽至骨。便周行走入身。其與射工相似。皆熱人。人行有此蟲之地。每還所住。輒當以火炙燎令遍身。則此蟲墮地。若帶八物麝香丸。及度世丸。及護命丸。及玉壺丸。犀角丸。及七星丸。及蒼尾辟沙虱短狐也。若卒不能得此諸藥者。但可帶好生麝香亦佳。以雄黃大蒜等分合搗。帶一丸如雞子大者亦善。若已為所中者。可以此藥塗瘡亦愈。咬咀赤莧汁。飲之塗之亦愈。五加根及懸鉤草。當藤。此三物皆可各單行。可以搗服其汁一二升。又射工蟲。冬天蟄於山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蟲所在。其雪不積。留氣起如灼蒸。當掘之。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陰乾末帶之。夏天自辟射工也。若道士知一禁方。及洞百禁常存禁。及守真一者。則百毒不敢近之。不假用諸藥也。或問道士山居樓岩庇岫。不必有網罅之溫。直使我不畏風溼。敢問其術也。抱朴子曰。金餅散。三陽液。昌辛丸。葷草耐冬煎。獨搖膏。茵芋玄華散。秋地黃血丸。皆不過五十日服之而止。可以十年不畏風溼。若服金丹大藥。雖未昇虛輕舉。然體不受疫。雖當風卧溼。不能傷也。服此七藥。皆謂始學。

道者耳。姚先生但服三陽液便袒卧水上。了不寒振。此皆介先生及梁有道卧石上。及秋冬當風寒。已試有驗。祕法也。或問涉江渡海。辟蛇龍之道。抱朴子曰。道士不得已而當游涉大川者。皆先當於水次。破雞子一枚。以少許粉雜香末。合攪器水中。以自洗濯。則不畏風波蛟龍也。又佩東海小童符。及制水符。蓬萊禮。皆卻水中之百害也。又有六甲三金符木禁。又法臨川先祝曰。卷蓬卷蓬。或作河伯導前。辟蛟龍。萬災消滅。天清明。又金簡記云。以五月丙午日日中。擣五石下其銅。五石者。雄黃丹砂雌黃礬石曾青也。皆粉之。以金華池浴之。內六一神鑪中。鼓下之。以桂木燒為之。銅成以剛炭鍊之。令童男童女進火。取牝銅以為雄劍。取牡銅以為雌劍。各長五寸五分。取土之數。以厭水精也。帶之以水行。則蛟龍巨魚水神不敢近人也。欲知銅之牝牡。當令童男童女。俱以水灌銅。灌當以在火中向赤時也。則銅自分為兩段。有凸起者牡銅也。有凹陷者牝銅也。各刻名識之。欲入水。以雄者帶左。以雌者帶右。但乘船不身涉水者。其陽曰帶雄。陰曰帶雌。又天文大字。有北帝書。寫帛而帶之。亦辟風波蛇龍水蟲也。或問曰。辟山川廟堂。一作百鬼之法。抱朴子曰。道士常帶天水符。及上皇竹使符。老子左契。及守真一思三部將軍者。鬼不敢近人也。其次則論鬼錄。知天下鬼之名字。及白澤圖九鼎記。則眾鬼自卻。其次服鵝子亦石丸。及曾青夜光散。及葱實烏眼丸。及吞白石英祇母散。皆令人見鬼。即鬼畏之矣。抱朴子曰。有老君黃庭中胎四十九真祕符。入山林。以甲寅日丹書白素。夜置案中。向北斗祭之。以酒脯各少少。自說姓名。再拜受取。內衣領中。辟山川百鬼。萬精虎狼蟲毒也。何必道士。亂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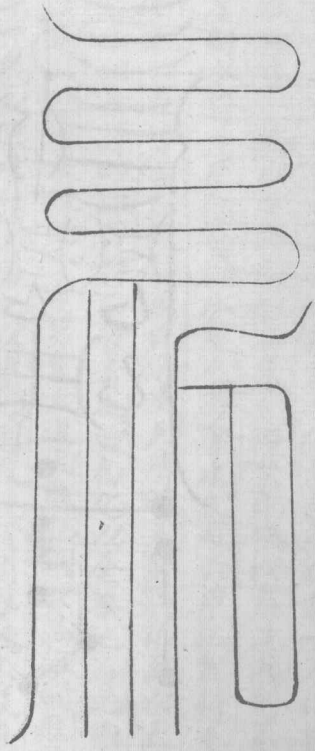
避難入山林亦宜知此法也

入山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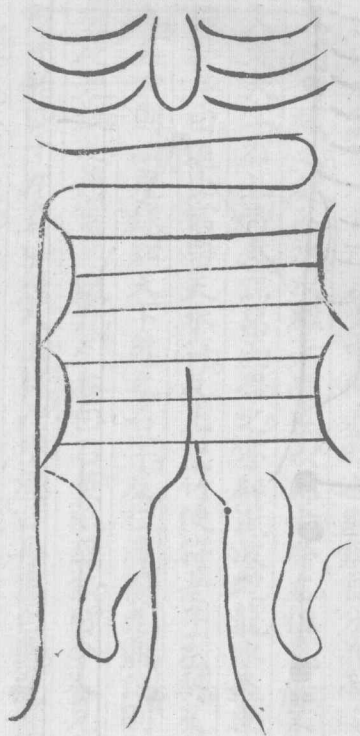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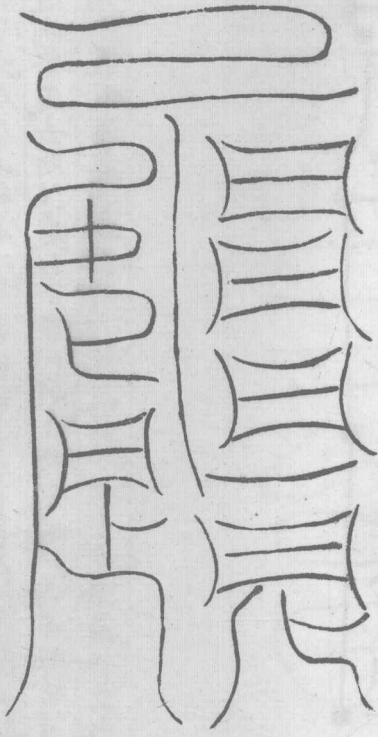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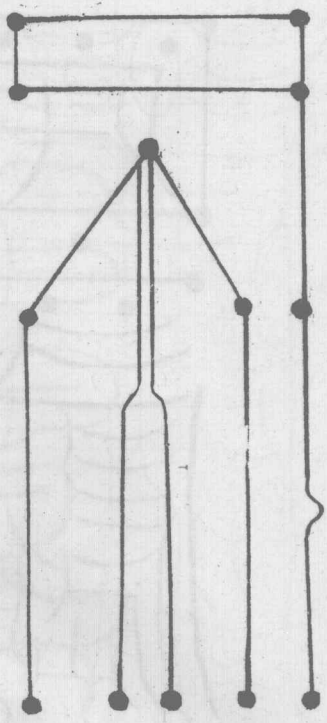
三



包卦子四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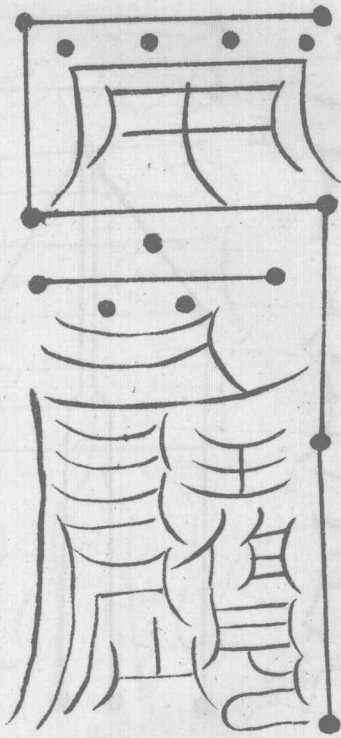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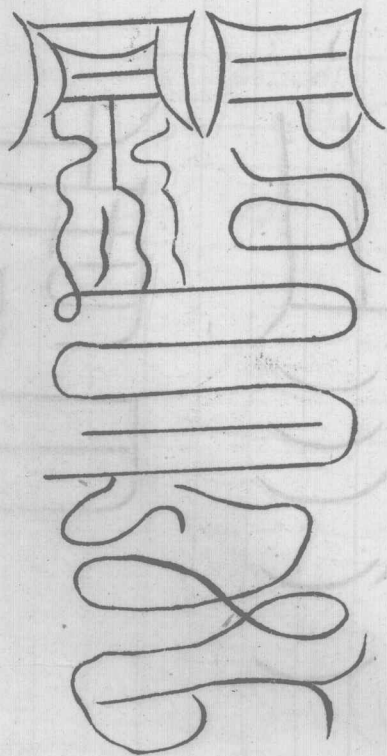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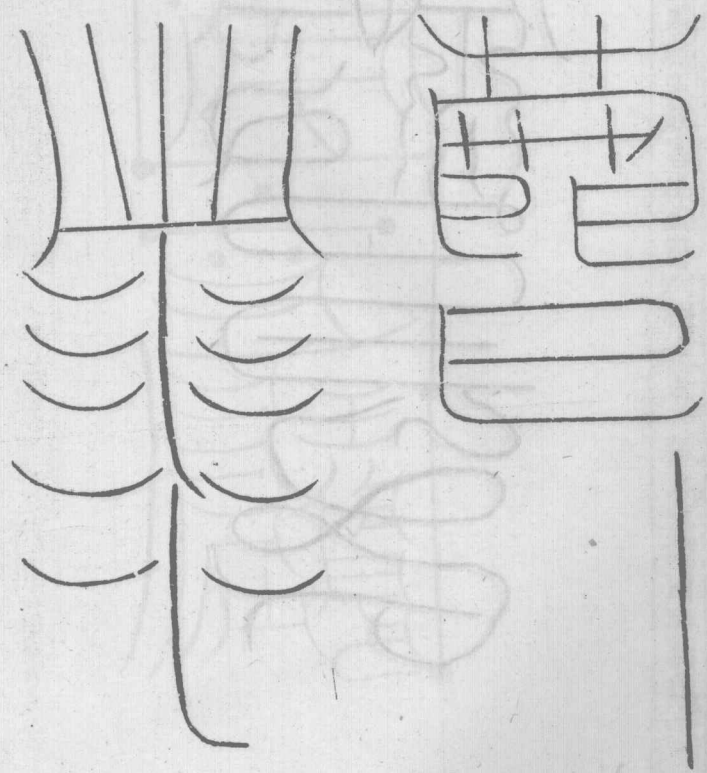
六

抱朴子曰。上五符。皆老君入山符也。以丹書桃板上。大書其文字。令瀰滿板上。以著門戶上。及四方四隅。及所道側要處。去所住處五十步內。辟山精鬼魅。戶內梁柱。皆可施安。凡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可用。即眾物不敢害也。三符以相連著一板上。意謂爾非葛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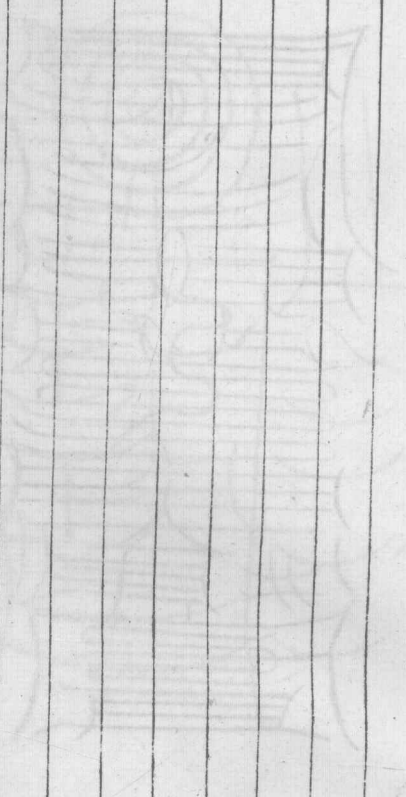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此符是老君入山符。戶內梁柱皆可施。凡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宜用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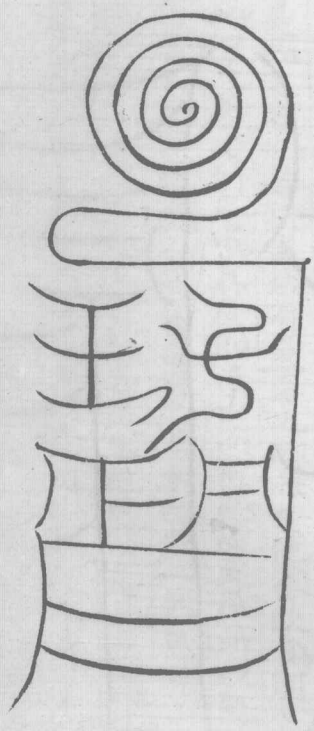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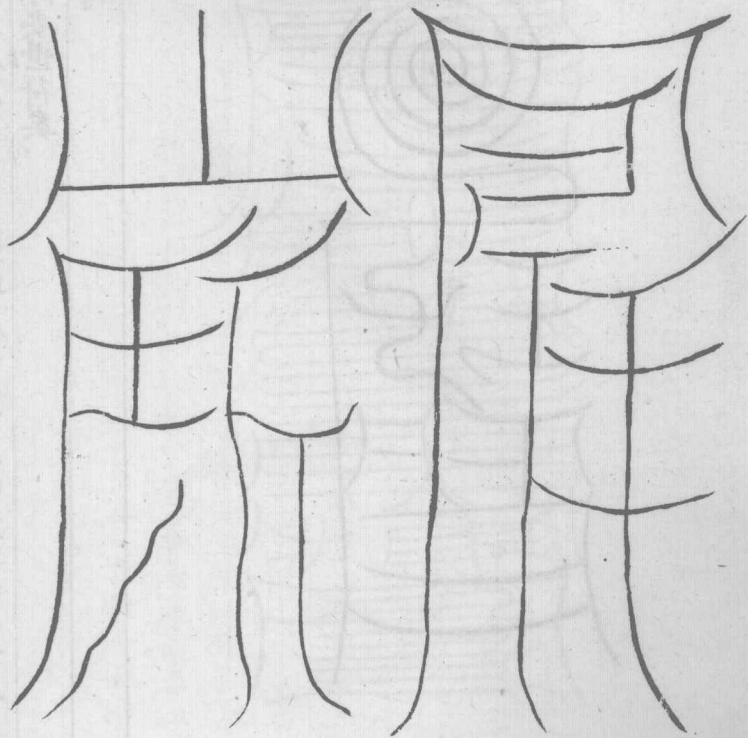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此是仙人陳安世所授。入山辟虎狼符。以丹書絹。二符各異之。常帶著所住之處。各四枝。移涉當拔收之。以去。大神祕也。開山符。以十歲藥名之。門開寶書。古文金玉。皆見祕之。右一法如此。大同小異。



抱朴子曰。此符是老君所戴。百鬼及蛇蝮虎狼神印也。以棗之心木。方二寸刻之。再拜而帶之。甚有神效。僊人陳安世符矣。

入山佩帶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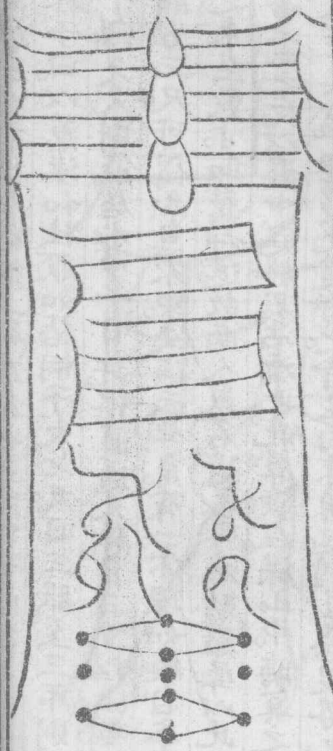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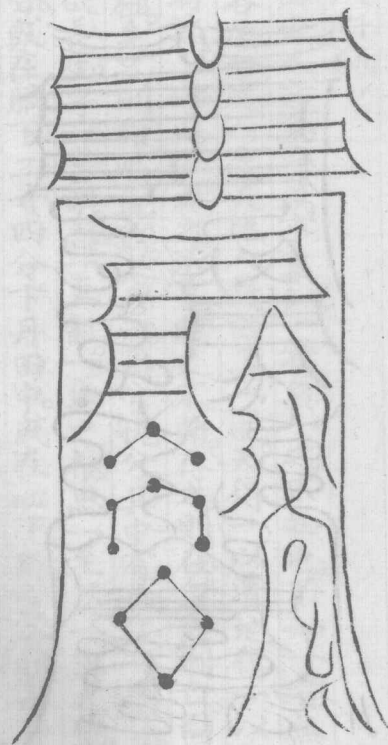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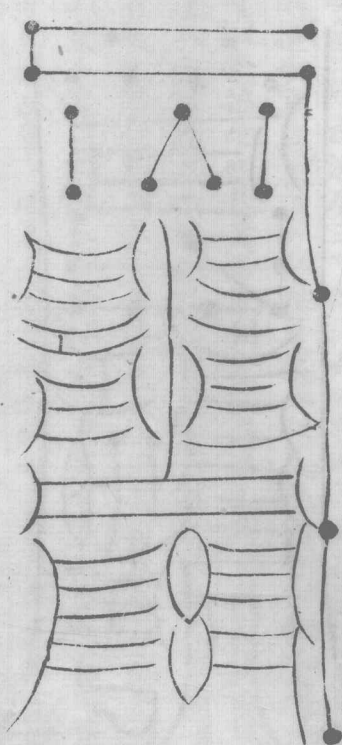
八
山
閣
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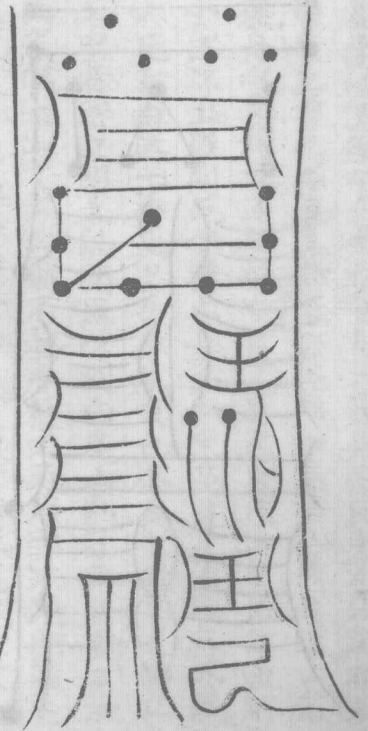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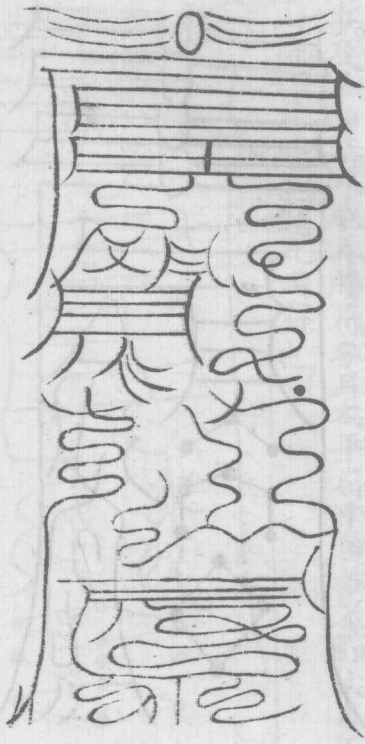
百
子
全
書

此三符兼同。著牛馬屋左右前後。及楮欄上。辟虎狼也。或問曰。昔聞談昌或步行水上。或久居水中。以何法乎。抱朴子曰。以葱涕和桂。服如梧桐子大七丸。日三服。至三年。則能行水上也。鄭君言。但習閉氣至千息。久久則能居水中。一日許。得真通天犀角三寸以上。刻以為魚。而啣之以入水。水常為人開方三尺。可得恣息水中。又通天犀角。有一赤理如縱。自本徹末。以角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啄之。未至數寸。即驚却退。故南人或名通天犀為駭雞犀。以此犀角著穀積上。百鳥不敢集。大霧重露之夜。以置中庭。終不沾濡也。此犀獸在深山中。晦冥之久。其光正赫然如炬火也。以其角為導毒藥。為湯。以此道攪之。皆生白沫湧起。則了無復勢也。以攪無毒物。則無沫起也。故以是知之者也。若行異域。有蠱毒之鄉。每於他家飲食。則常先以犀攪之也。人為毒箭所中。欲死。以此犀文刺瘡中。其瘡即沫出而愈也。通天犀所以能煞毒者。其為獸專食百草之有毒者。及眾木有刺棘者。不妄食柔滑之草木也。歲一解角於山中石間。人或得之。則須刻木色理形狀。令如其角以代之。犀不能覺。後年輒更解角。著其處也。他犀亦辟惡解毒耳。然不能如通天者之妙也。或食六戊符于日。或以赤斑蜘蛛及七重水馬。以合馮夷水仙丸服之。則亦可以居水中。又以塗蹠下。則可以步行水上也。頭垢猶足以使金鐵浮水。况妙於茲乎。或問為道者。多在山林。山林多虎狼之害也。何以辟之。抱朴子曰。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黃神越章之印。其廣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其內也。行見新跡。以印順印之。虎即去。以印逆印之。虎即還。帶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但只辟虎

狼若有山川社廟血食惡神。能作福禍者。以印封泥斷其道路。則不復能神矣。昔石頭水有大
 壺。常在一深潭中。人因名此潭為壺潭。此物能作鬼魅。行病於人。吳有道士戴晒者。偶視之。以
 越章封泥。作數百封。乘舟以此封泥遍擲潭中。良久有大壺徑長丈餘。浮出不敢動。乃格煞之。
 而病者並愈也。又有小壺浮出。羅列死于渚上甚多。山中卒逢虎。便作三五禁。虎亦即卻去。三
 五禁法。當須口傳。筆不能委曲矣。一法直思吾身為朱鳥。令長三二一作文而立來虎頭上。因即
 閉炁。虎即去。若暮宿山中者。密取頭上釵。閉炁以刺白虎上。則亦無所畏。又法以左手持刀。閉
 炁畫地作方。祝曰。恒山之陰。太山之陽。盜賊不起。虎狼不行。城郭不完。閉以金關。因以刀橫白
 日中白虎上。亦無所畏也。或用大禁。吞三百六十氣。左取右以叱虎。虎亦不敢起。以此法入山。
 亦不畏虎。或用七星步。及玉神符。八威五勝符。李耳太平符。中黃華蓋印文。及石流黃散。燒牛
 羊角。或立西岳公禁山符。皆有驗也。闕此四符也。







此符是老君入山符。下說如文。又可戶內梁柱皆施之。凡人居山林及暫入。皆可用之。

地真卷第十八

同卷九

字十

抱朴子曰。余聞之師云。人能知一萬事。畢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也。道起於一。其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金沈羽浮。山峙川流。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存之則在。忽之則亡。向之則吉。背之則凶。保之則遐。祚罔極。失之則命彫氣窮。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一之謂也。故僊經曰。子欲長生。守一當明。思一至飢。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卻行一寸為明堂。二寸為洞房。三寸為上丹田也。此乃是道家所重。世世歆血口傳。其姓名耳。一能成陰生陽。推步寒暑。春得一以發。夏得一以長。秋得一以收。冬得一以藏。其大不可。以六合階。其小不可以毫芒比也。昔黃帝東到青上。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劾名。萬神。南到圓隴。陰建木。觀百穀之所登。採若乾之華。飲丹轡之水。西見中黃子。受九加之方。過洞庭。從廣成子。受自成之經。北到洪隄。上具茨。見大隗君。黃蓋童子。受神芝圖。還陟玉室。得神丹金訣。記到峨嵋山。見天真皇人於玉堂。請問真一之道。皇人曰。子既君四海。欲復求長生。不亦貪乎。其相覆不可具說。粗舉一隅耳。夫長生僊方。則唯有金丹。守形卻惡。則獨有真一。故古人尤重也。僊經曰。九轉丹。金液經。守一訣。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刻以金札。封以紫泥。

印以中章焉。吾聞之於先師曰：一在北極大淵之中。前有明堂，後有絳宮，巍巍華蓋，金樓宮窿。左置右魁，激波揚空。玄芝被崖，朱草蒙瓏。白玉嵯峨，日月垂光。歷火過水，經玄涉黃。城闕交錯，帷帳琳琅。龍虎列衛，神人在傍。不施不與，一安其所。不遲不疾，一安其室。能暇能豫，一乃不去。守一存真，乃能通神。少欲約食，一乃留息。白刃臨頸，思一得生。如一不難，難在於終。守之不失，可以無窮。陸辟惡獸，水卻蛟龍。不畏魍魎，挾毒之虫。鬼不敢近，刃不敢中。此貞一之大略也。抱朴子曰：吾聞之於師云：道術諸經，所思存念作，可以卻惡防身者，乃有數千法。如含影藏形，及守形無生，九變十二化，二十四生等，思見身中諸神，內視令見之法，不可勝計。亦各有效也。然或乃思作數千物以自衛，率多煩難，足以太勞人意。若知守一之道，則一切除棄此輩。故曰：能知一則萬事畢者也。受真一口訣，皆有明文。敵白牲之血，以王相之日受之，以白絹白銀為約，剋金契而分之。輕說妄傳，其神不行也。人能守一，一亦守人。所以白刃無所措其銳，百害無所容其凶。居敗能成，在危獨安也。若在鬼廟之中，山林之下，大疫之地，塚墓之間，虎狼之藪，蛇蝮之處，守一不急，眾惡遠避。若忽偶忘守一，而為百鬼所害，或卧而魘者，即出中庭，視輔星，握固守一，鬼即去矣。若天陰雨者，但止室中，向北思見輔星而已。若為兵寇所圍，無復生地，急入六甲陰中，伏而守一，則五岳不能犯之也。能守一者，行萬里，入軍旅，涉大川，不須卜日擇時，起工移徙，入新屋舍，皆不復按堪輿星歷，而不避太陰將軍月建煞耗之神。年命之忌，終不復懼殃咎也。先賢歷試有驗之道也。抱朴子曰：玄一之道，亦要法也。無所不辟，與貞一同功。吾內篇第

一名之為暢玄者。正以此也。守玄一復易於守貞。貞一有姓字長短服色。曰玄一。但此見之初求之於日中。所謂知白守黑。欲死不得者也。然先當百日潔齋。乃可候求得之耳。亦不過三日。曰日得之。得之守之。則不復去矣。守玄一。并思其身分為三人。三人已見。又轉益之。可至數十人。皆如己身。隱之顯之。皆自有口訣。此所謂分形之道。左君及薊子訓葛儂公。所以能一日至數十處。及有客座上有一主人與客語。門中又有一主人迎客。而水側又有一主投釣。賓不能別何者。為真主人也。師言守一兼修明鏡。其鏡道成。則能分形為數十人。衣服面貌皆如一也。抱朴子曰。師言欲長生。勤服大藥。欲得通神。當金水分形。形分則自見其身中三魂七魄。而天靈地祇皆可接見。山川之神。皆可使役也。抱朴子曰。生可惜也。死可畏也。然長生養性辟死者。亦未有不始於勤。而終成於久視也。道成之後。略無所為也。未成之間。無不為也。採掘草木之藥。劬勞山澤之中。煎餌治作。皆用筋力。登危涉險。夙夜不怠。非有至志。不能久也。及欲金丹成。而昇天。然其大藥物皆用錢。直不可卒辦。當復由于耕牧商販。以索資。累年積勤。然後可合。及於合作之日。當復齋潔清靜。斷絕人事。有諸不易而當復加之。以思神守一。卻惡衛身。當如人君之治國。戎將之待敵。乃可為得長生之功也。以聰明大智。任經世濟俗之器。而修此事。乃可必得耳。淺近庸人。雖有志好。不能克終矣。故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胸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知治身則能治國也。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養其氣。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亡。氣竭即身死。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

存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醫之於無事之前。不追之於既逝之後。民難養而易危也。氣難清而易濁也。故審威德所以保社稷。割嗜慾所以固血氣。然後貞一存焉。三七守焉。百害卻焉。年命延矣。抱朴子曰。師言服金丹大藥。雖未去世。百邪不近也。若但服草木及小餌入石。適可令疾除命益耳。不足以攘外來之禍也。或為鬼所冒犯。或為大山神之所輕凌。或為精魅所侵犯。唯有守貞。可以一切不畏此輩也。次則有帶神符。若了不知此二事。以求長生危矣哉。四門而閉其三焉。盜猶得入。况盡開者邪。

遊覽卷第十九

或曰。鄙人面牆。拘繫儒教。獨知有五經三史百氏之言。及浮華之詩賦。無益之短文。盡思守此。既有年矣。既生值多難之運。亂靡有定。干戈戚揚。藝文不貴。徒消二天。苦意極思。攻微索隱。竟不能祿在其中。免此龍畝。又有損於精思。無益於年命。二毛告暮。素志衰頹。正欲反迷。以尋生道。倉卒罔極。無所趨向。若涉大川。不知攸濟。先生既窮觀墳典。又兼綜奇祕。不審道書凡有幾卷。願告篇目。抱朴子曰。余亦與子同斯疾者也。昔者幸遇名師鄭君。但恨子弟不慧。不足以鑽至堅極。彌高耳。于時雖充門人之洒掃。既才識短淺。又年尚少壯。意思不專。俗情未盡。不能大有所得。以為巨恨耳。鄭君時年出八十。先髮鬢斑白。數年間又黑。顏色豐悅。能引強弩射百步。步行日數百里。飲酒二斗不醉。每上山。體力輕便。登危越險。年少追之。多所不及。飲食與凡人。不異。不見其絕穀。余問先隨之弟子黃章。言鄭君嘗從豫章還於掘溝浦中。連值大風。又聞前

多劫賊。同侶攀留鄭君。以須後伴。人人皆以糧少。鄭君推米以卹諸人。已不復食。五十日亦不飢。又不見其所施為。不知以何事也。火下細書。過少年人。性解音律。善鼓琴。閑坐侍坐數人。口答諮問。言不輟響。而耳並聰聽。左右操弦者。教遣長短。無毫釐差過也。余晚充鄭君門人。請見方書。告余曰。要道不過尺素。上足以度世。不用多也。然博涉之後。遠勝于不見矣。既悟人意。又可得淺近之術。以防初學未成者諸患也。乃先以道家訓教戒書不要者近百卷。稍稍示余。余亦多所先見。先見者。願以其中疑事諮問之。鄭君言。君有甄事之才。可教也。然君所知者。雖多未精。又意在於外學。不能專一。未中以經深涉遠耳。今自當以佳書相示也。又許漸得短書。嫌素所寫者。積年之中。合集所見。當出二百許卷。終不可得也。他弟子皆親僕使之役。採薪耕田。唯余尪羸。不堪他勞。然無以自効。常親掃除。拂拭牀几。磨墨執燭。及與鄭君繕寫故書。而已見待余同於先進者。語余曰。雜道書卷。有佳事。但當校其精粗。而擇所施行。不盡事語。誦以妨日月而勞意思耳。若金丹一成。則此輩一切不用也。亦或當有所教授。宜得本末。先從淺始。以勸進學者。無所希准階由也。鄭君亦不肯先令人寫其書。皆當訣其意。雖久借之。然莫敢有盜寫一字者也。鄭君本大儒士也。晚而好道。由以禮記尚書教授不絕。其體望高亮。風格方整。接見之者皆肅然。每有諮問。常待其溫顏。不敢輕銳也。書在余處者。久或一月。足以大有所寫。以不敢竊寫者。政以鄭君聰明。邂逅知之。失其意。則更以小喪大也。然於求受之初。復所不敢為。酌斟時有所請耳。是以徒知飲河。而不得滿腹。然弟子五十餘人。唯余見受金丹之經。及三皇

內文枕中五行記其餘人乃有不得一觀此書之首題者矣他書雖不具得皆疏其名今將為
子說之後生好書者可以廣索也道經有三皇內文天地人三卷元文上中下三卷混成經二卷
玄錄二卷九生經二十四生經九僊經靈十僊經十二化經九變經老君玉歷真經墨子枕中
五行記五卷溫寶經息民經自然經陰陽經養生書一百五卷太平經五十卷九敬都一作經甲
乙經一百七十卷青龍經中黃經太清經通明經按摩經導引經十卷元陽子經玄女經素女
經彭祖經陳赦經子都經張虛經天門子經容成經入山經內寶經四規經明鏡經日月臨鏡經
五言經柱中經靈寶皇子心經龍躡經正機經平衡經飛龜振經鹿盧踏經蹈形記字形圖坐
七圖觀因引圖含景圖觀天圖不芝圖因芝圖石芝圖大魄雜芝圖五歡經五卷隱字記東井
圖虛元經牽牛中經玉彌記撮成記六安記平都記定心記龜文經山陽記玉策記八史圖八
寶經左右契玉歷經昇天儀九奇經更生經四衿經十卷食日月精經食六氣經丹一經胎息
經行氣治病經勝中經十卷百字攝提經丹壺一作經岷山經魏伯陽內經日月厨食經步三
罡六紀經入軍經六陰玉女經四君要用經金雁經三十六水經白虎七變經道家地行僊經
黃白要經八公黃白經天師神器一作經枕中黃白經五卷白子一作帛變化經移災經壓禍經
中黃經文人經涓子天地人經崔文子肘後一作候經神光一作仙占方來經水僊經尸解經中遁
經李君包元經黃庭經朔體經大素經華蓋經行厨經微言三卷內視經文始先生經歷藏延
年經南闕記協龍子記闕七卷九宮五卷三五中經宣常經節解經鄒陽子經玄洞經十卷

玄示經十卷。箕山經十卷。鹿臺經。小僮經。河洛內記七卷。舉形道一作成經五卷。道機經五卷。見鬼記。無極經。宮氏經。真人玉胎經。道根經。候命圖。反胎胞經。枕中清記。幻化經。詢化經。金華山經。鳳網經。召命經。保神記。鬼谷經。凌霄子安神記。去丘子。黃山公記。王子五行要真經。小餅經。鴻寶經。鄒生延命經。安魂記。皇道經。九陰經。雜集書錄。銀函玉匱記。金板經。黃老德錄。原都經。玄元經。日精經。渾成經。三尸集。呼身神治百病經。收山鬼老魅治邪精經。三卷。入五毒中記。休糧經。三卷。採神藥治作祕法三卷。登名山。渡江海。勅地神法三卷。趙大白囊中要五卷。入溫氣疫病太禁七卷。收治百鬼。召五岳。丞太山主者記三卷。興和宮宅宮舍法五卷。斷虎狼禁山林記。召百里虫蛇記。萬畢高丘先生法三卷。王喬養性治身經三卷。服食禁忌經。立功益算經。道士拿算律三卷。移門子記。鬼上法。立亡術。練形記五卷。却公道要。用里先生生長集。少君道意十卷。樊英石壁文三卷。思靈經三卷。龍首經。荆山記。孔安僊淵赤斧子大覽七卷。董君地僊卻老要記。李先生口訣肘後二卷。凡有不言卷數者。皆一卷也。其次有諸符。則有自來符。金光符。太玄符。三卷。通天符。五精符。石室符。玉策符。枕中符。小童符。九靈符。六君符。玄都符。黃帝符。少千三十六將軍符。延命神符。天水神符。四十九貞符。天水符。青龍符。白虎符。朱雀符。玄武符。朱胎符。七機符。九天發兵符。九天符。老經七符。大捍厄符。玄子符。武孝經。燕君龍虎三囊辟兵符。包元符。沈義符。禹躡符。消災符。八卦符。監乾符。雷電符。萬畢符。八威五勝符。威喜符。巨勝符。採女符。玄精符。玉歷符。北臺符。陰陽大鎮符。枕中符。治百病符十卷。厭怪符十卷。壺公符二十卷。

九臺符九卷。六甲通靈符十卷。六陰行厨龍胎石室三金五木防終符合五百卷。軍大台治符
玉斧符十卷。此皆大符也。其餘小小不可具記。抱朴子曰。鄭君言符出於老君。皆天文也。老君
能通于神明。符皆神明所授。今人用之少驗者。由于出來歷久。傳寫之多誤故也。又信心不篤。
施用之亦不行。又譬之於書字。則符誤者不但無益。將能有害也。書字人知之。猶尚寫之多誤。
故諺曰。書三寫。魚成魯。虛成虎。此之謂也。七與士。但以鋸勾長短之間為異耳。然今符上字不
可讀。誤不可覺。故莫知其不定也。世間又有受體使術。用符獨效者也。亦如人有使麝香使能
芳者。自然不可得傳也。雖爾必得不誤之符。正心用之。但當不及貞體使之者速效耳。皆自有
益也。凡為道士求長生。志在藥中耳。符劍可以卻鬼辟邪而已。諸大符乃云行用之。可以得僊
者。亦不可專據也。昔吳世有介象者。能讀符文。知誤之與否。有人試取治百病雜符。及諸厭劾
符。去其籤題以示象。皆一一據名之。其有誤者。便為人定之。自是以來。莫有能知者也。或問僊
藥之大者。莫先於金丹。既聞命矣。敢問符書之屬。不審最神乎。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
重者。莫過于三皇文五岳貞形圖也。古人僊官至人。尊祕此道。非有僊名者。不可授也。受之四
十年一傳。傳之敵血而盟。委質為約。諸名山五岳。皆有此書。但藏之於石室幽隱之地。應得道
者。入山精誠思之。則山神自開山。令人見之。如帛仲理者。於山中得之。自立壇委絹。常畫一本
而去也。有此書。常置清潔之處。每有所為。必先白之。如奉君父。其經曰。家有三皇文。辟邪惡鬼。溫
疫氣橫殃飛禍。若有困病垂死。其信道心至者。以此書與持之。必不死也。其乳婦艱難絕氣者。

特之兒即生矣。道士欲求長生。持此書入山。辟虎狼山精。五毒百邪。皆不敢近人。可以涉江海。卻坂龍止風波。得其法。可以變化起工。不問地擇日。家無殃咎。若欲立新宅及塚墓。即寫地皇文數十通。以布著地。明日視之。有黃色所著者。便於其上起工。家必富昌。又因他人葬時。寫人皇文。并書己姓名著紙裏。竊內人家中。勿令人知之。令人無飛禍盜賊也。有謀議己者。必反自中。復又此文。先潔齋百日。乃可以召天神司命。及太歲日遊五嶽四瀆。社廟之神。皆見形如人。可問以吉凶安危。及病者之禍祟所由也。又有十八字。以著衣中。遠涉江海。終無風波之慮也。又家有五岳真形圖。能辟兵凶。逆人害之者。皆還反受其殃。道士時有得之者。若不能行仁義慈心。而不精不正。即禍至滅家。不可輕也。其變化之術。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僊去時。鈔取其要。以為一卷。其法用藥用符。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淪無方。含笑即為婦人。感面即為老翁。踞地即為小兒。執杖即成林木。種物即生瓜果可食。畫地為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厨。興雲起火。無所不作也。其次有玉女隱微一卷。亦化形為飛禽走獸。及金木玉石。興雲致方百里雪。亦如之。渡大水不用舟梁。分形為千人。因風高飛。出入無間。能吐氣七色。坐見八極。及地下之物。放光萬丈。冥室自明。亦大術也。然當步諸星數十。曲折難識。少能詣之。其淮南鴻寶萬畢。皆無及此書者也。又有白虎七變法。取三月三日所殺白虎頭皮。生馳血。虎血。紫綬履組流萍。以三月三日合種之。初生草似胡有實。即取此實種之。一生輒一異。凡七種之。則用其實合之。亦可以移形易貌。飛沈在意。與墨子及玉女隱微略同。過此不足論也。遐覽者欲

令好道者知異書之名目也。鄭君不徒明五經知僊道而已。兼綜九宮三奇。推步天文。河洛讖記。莫不精研。太安元年。知季世之亂。江南將鼎沸。乃負笈僕僊樂之。將入室弟子。東投霍山。莫知所在焉。

祛惑卷第二十一

附別

字十一

抱朴子曰。凡探明珠。不於合浦之淵。不得驪龍之夜光也。採美玉。不於荆山之岫。不得連城之尺璧也。承師問道。不得其人。委去則遲遲。莫於有獲。守之則終已竟。無所成。虛費事。妨功。後雖痛悔。亦不及已。世間淺近之事。猶不可坐知。况神僊之事乎。雖聖雖明。莫由自曉。非可以歷思得也。非可以觸類求也。誠須所師。必深必博。猶涉滄海而掇水。造長林而伐木。獨以力劣為患。豈以物少為憂哉。夫虎豹之所餘。乃狸鼠之所爭也。陶朱之所棄。乃原顏之所無也。所從學者。不得遠識淵潭之門。而值孤陋寡聞之人。彼所知素極源短流促。倒裝與人。則斬斬不捨。分損以授。則淺薄無奇。其所寶秘已不精。若復料其粗者以教人。亦安能有所成乎。譬如假穀以夷齊之門。告寒於黔婁之家。所得者不過橡栗縕褐。必無大牢之饗。錦衣狐裘矣。或有守事庸師。終不覺悟。或有幸值知者。不能勤求。此夫之於不覺。不可追者也。知人之淺深。實復未易。古人之難。誠有以也。白石似玉。奸佞似賢。賢者愈自隱蔽。有而如無。奸人愈自銜沽。虛而類實。非至明者。何以分之。彼之守求庸師而不去者。非知其無知而故不止也。誠以為足事故也。見達人而不能奉之者。非知其實深而不能請之也。誠以為無異也。夫能知要道者。無欲於物也。不狗

世譽也。亦何肯自標顯於流俗哉。而淺薄之徒。率多誇誕。自稱說以厲色希聲。飾其虛妄。足以眩惑晚學。而敢為大言。乃云已登名山見僊人。倉卒聞之。不能清澄檢校之者。鮮覺其偽也。余昔數見雜散道士輩。走貴人之門。專令從者作為空名。云其已四五百歲矣。人適問之年。紀佯不聞也。含笑俯仰。云八九十。須臾自言。我曾在華陰山斷穀五十年。復於嵩山少室四十年。復在泰山六十年。復與某人在箕山五十年。為同人遍說所歷。正爾欲令人計合之。已數百歲人也。於是彼好之家。莫不烟起霧合。輻輳其門矣。又術士或有偶受體自然見鬼神。頗能內占知人將來及已過之事。而寔不能有禍福之損益也。譬如著龜耳。凡人見其小驗。便呼為神人。謂之必無所不知。不爾者。或長於符水禁祝之法。治邪有效。而未必曉于不死之道也。或脩行雜術。能見鬼怪。無益於年命。問之以金丹之道。則率皆不知也。因此細驗之多。行欺誑世人。以收財利。無所不為矣。此等與彼穿窬之盜。異途而同歸者也。夫託之於空言。不如著之於行事。之有徵也。將為晚覺後學說其比。故可徵之偽物焉。昔有古强者。服草木之方。又頗行容成玄素之法。年八十許。尚聰明不大羸老。時人便謂之為僊人。或謂之千載翁者。揚州稽使君聞而試迎之於宜都。既至而咽鳴掣縮。似若所知寔遠。而未皆吐盡者。於是好事者。因以聽聲而響集。望形而影附。雲霧霧合。竟守寧之饋餉相屬。常餘金錢。雖藥大之見重於往漢。不足加也。常服天門冬不廢。則知其體中未嘗有金丹大藥也。而強曾略涉書記。頗識故事。自言已四千歲。敢為虛言。言之不忤。云已見堯舜禹湯。說之皆萬萬如實也。世云堯眉八彩不然也。直兩眉頭甚。

堅似八字耳。堯為人長大美髭鬣。飲酒一日中二斛餘。世人因加之云千鍾。實不能也。我自數見其大醉也。雖是聖人。然年老治事。轉不及少壯時。及見去四凶。舉元凱。賴用舜耳。舜是孤兒。小家兒耳。然有異才。隱耕歷山。漁于雷澤。陶于海濱。時人未有能賞其奇者。我見之所在。以德化民。其目又有重瞳。予知其大貴之相。常勸勉慰勞之。善崇高尚。莫憂不富貴。大德已終。黃精將起。誕承歷數。非子而誰。然其父至頑。其弟殊惡。恒以殺舜為事。吾嘗諫諭曰。此兒當興。卿門宗。四海將受其賜。不但卿家不可取次也。俄而受禪。嘗憶吾言之有徵也。又云。孔子母年十六七時。吾相之當生貴子。及生仲尼。真異人也。長九尺六寸。其頭似堯。其項似皋陶。其眉似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雖然貧苦孤微。然為兒童便好俎豆之事。吾知之必當成就。及其長大。高談驚人。遠近從之受學者。著錄數千人。我喜聽其語。數往之。但恨我不學。不能與之覆疏耳。當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上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杵一作三折。今乃大悟。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麒麟。死孔子以問吾。吾語之。言此非善祥也。孔子乃愴然而泣。後得惡夢。乃欲得見吾。時四月中。盛熱不能往。尋聞之病七日而歿。于今髣髴記其顏色也。又云。秦始皇將我到彭城。引出周時鼎。吾告秦始皇。言此鼎是神物也。有德則自出。無道則淪亡。君但脩己。此必自來。不可致力致也。始皇當時大有怪吾之色。而牽之果不得出也。乃謝吾曰。君固是遠見理人也。又說漢高祖項羽皆分明。如此事類。不可具記。時人各共識之。以為戲笑。然凡人聞之。皆信其言。又強轉惛者。廢忘事機。稽使君曾以一玉色與強。後忽語稽曰。昔安期先生以此物相遺。強後病

於壽春黃整家而死。整疑其化去。一年許。試鑿其棺視之。其尸宛在此矣。皆有名無實。使世間不信。天下有僂。皆坐此輩以偽亂真也。成都太守吳文說。五原有蔡誕者。好道而不得佳師。要事廢棄家業。但晝夜誦詠黃庭。太清中。經觀天節。詳之屬。諸家不急之書。口不輟誦。謂之道盡於此。然竟不知所施用者。徒美其浮華之說。而遇人又教之。但讀千遍。自得其意。為此積久。家中患苦之。坐消衣食。而不能有異。已亦慙忿。無以自解。於是棄家言僂道成矣。因走之異界深山中。又不曉採掘諸草木藥。可以辟穀者。但行賣薪以易衣食。如是三年。飢凍辛苦。人或識之。而說不知也。久不堪。而還家。黑瘦而骨立。不似人。其家問之。從何處來。竟不得僂邪。因欺家云。吾未能昇天。但為地僂也。又初成位卑。應給諸僂先達者。當以漸遷耳。向者為老君牧數頭龍。一班龍五色最好。是老君常所乘者。今吾守視之不勤。但與後進諸僂共博戲。忽失此龍。龍遂不知所在。為此罪見責。送吾付崑崙山下。芸鋤草三四頃。並皆生細而中多荒穢。治之勤苦。不可論。法當十年乃得原。會僂佺子王喬諸僂來按行。吾首請之。並為吾作力。且自放歸。當更自修理求去。於是遂老死矣。初誕還。人問云。從崑崙何以答云。天不問其高幾里。要於仰視之。去天不過十數丈也。上有木木高四丈九尺。其穗盈車。有珠玉樹。沙棠琅玕碧瑰之樹。玉李玉瓜玉桃。其實形如世間桃李。但為光明洞徹而堅。須以玉井水洗之。便軟而可食。每風起。珠玉之樹枝條花葉互相扣擊。自成五音。清哀動心。吾見謫仙志。聞此莫不悵然含悲。又見崑崙山上一回輒有四百四十門。門廣四里。內有五城十二樓。下有青龍白虎。蜈蚣蛇百餘里。其中口牙皆

如三百斛船。大蜂一丈。其毒煞象。又有神獸。名獅子辟邪。天鹿焦羊。銅頭鐵額。長牙鑿齒之屬。三十六重。盡知其名。則天下惡鬼惡獸不敢犯人也。其神則有無頭子。倒景君。翕鹿公。中黃先生。與鹿門大夫。張陽字子淵。使備玉闕。自不帶老君竹使符。左右契者。不得入也。五河皆出山隅。弱水澆之。鴻毛不浮。飛鳥不過。唯僊人乃得越之。其上神鳥神馬。幽昌鷓鴣。騰黃吉光之屬。皆能人語而不死。真濟快僊府也。恨吾不得善周旋其上耳。予時聞談此言。了了多信之者。又河東蒲版有項曼都者。與一子入山學僊。十年而歸家。家人問其故。曼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來迎我。共乘龍而昇天。良久。低頭視地。杳杳冥冥。上未有所至。而去地已絕遠。龍行甚疾。頭昂尾低。令人在其脊上。危怖嶮巖。及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真貴處也。仙人但以流霞一盃與我。飲之。輒不飢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令當更自脩積。乃可得更後矣。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稱寡人。遂見謫守天厨三年。吾何人哉。河東因號曼都為斥仙人。世多此輩。種類非一。不可不詳也。此妄語乃爾。而人猶有不覺其虛者。况其微茫欺誑。頗因事類之象似者。而加益之。非至明者。倉卒安能辨哉。乃復有假託作前世有名之道士。如白和者。傳言已八千七百歲。時出俗間。忽然自去。不知其在。其洛中有道士。已博涉眾事。洽練術數者。以諸疑難諮問。和皆尋聲為論釋。皆無疑碍。故為遠識人。但不知其年壽。信能近千年不啻耳。後忽去。不知所在。有一人於河北。自稱為白和。於是遠近竟往奉事之。大得致遺。至富。而白和子弟。聞和再出。大喜。故往見之。乃定非也。此人因亡走矣。五

經四部。並已陳之爲狗。既往之糟粕。所謂迹者。足之自出。而非足也。書者。聖人之所作。而非聖也。而儒者。萬里負笈。以尋其師。况長生之道。貞人所重。可不勤求。足問者哉。然不可不精簡其真偽也。余恐古強蔡誕項。晏都白和之不絕於世間。好事者。省余此書。可以少加沙汰。其善否矣。又仙經云。仙人目瞳正方。皆洛中見之。白仲理者。爲余說其瞳正方。如此果是異人也。

別旨 附

夫胎精固神。與守元氣同。但莫知出入之息可也。有常以生氣時。以鼻引入口。吐二分。餘一分。鼓口咽此氣。令喉中郁然有聲。此非胎元氣。是服麤氣也。麤氣在腹。與元氣同居也。麤氣是喘息之氣也。夫元氣雖至少。而難散。非有麤之出入也。且呼吸猶不欲自聞。况咽有聲乎。夫入氣麤。則傷肺。肺五臟之華蓋。氣下先至肺也。凡服元氣。不隨麤而出入。則無有待氣生死之時也。既鼓咽外氣。入於元氣臟中。所以返傷於人也。夫人用力者。皆用眾氣也。謂眾物之氣。飲食之品也。且眾氣只能舉重。致遠運體而已。存之不能益人之壽。去之不能使人短折。何必禁閉也。且用氣之術。即麤氣也。可以移山岳。決河海。制虎豹。縛賊盜。故知眾氣不及麤氣。麤氣可去之。元氣不可令出也。夫保氣者。元氣也。非眾麤二氣。若服元氣滿藏。則麤氣自除。即自以麤氣運動。不必須眾氣也。夫休絕者。患其穀氣薰蒸五臟。是以絕之。今既修氣術。則穀氣自除。縱一日九食。亦不能成患。終歲不食。亦不能羸困。則知氣之道遠矣哉。夫導引不在於立名。象物粉繪。表形著圖。但無名狀也。或伸屈。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或躑躅。或徐步。或吟。或息。皆導引。

也。不必每晨為之。但覺身有不理則行之。皆當閉氣。閉氣即其氣衝以通也。亦不待立息數待氣似極。則先以鼻少引。然後口出吐也。緣氣閉既久。則衝喉。若不更引。而便以口吐。則氣麤而傷肺矣。如此但疾愈則已。不可使身汗。有汗則受風以搖動故也。凡人導引。骨節有聲。如大引則聲大。小引則聲小。則筋緩氣通也。夫導引療未患之疾。通不和之氣。動之則百關氣暢。閉之則三宮血凝。實養生之大律。祛疾之玄術矣。